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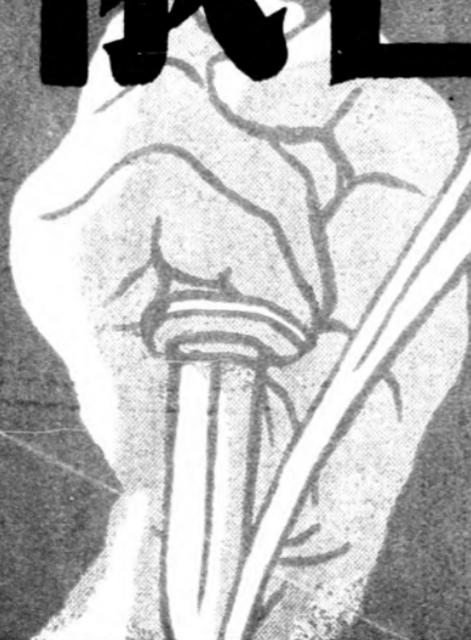
集

9

第

野44文叢

論白俄



野草出版社印行



目 錄 一九四八年四月十日出版

論白俄…………… 紺弩

隔海問答…………… 郭沫若

史坦培克與史密司…………… 夏衍

自由主義的斤兩…………… 紺弩

『可貴的一筆』補遺…………… 周而復

胡適的妙計…………… 適夷

胡適，胡其所適？…………… 侯外廬

周作人胡適之合論…………… 白堅離

曹操剖柑…………… 懷湘

論看人…………… 秦牧

論蔣幹…………… 孟超

林冲楊志合論…………… 邁斯

鬪戰謠…………… 秦似

芒	哀八「烈士」…………… 水味
花	豬仔文學…………… 水味
小	以手報「國」…………… 半琴
集	「誤會之甚」…………… 胡廣
	這樣的探險家…………… 秦似
	「大貧」與「小貧」…………… 公劉

「小總統」的誕生(漫畫)…………… 余所亞

如此「大捷」(漫畫)…………… 新波

「可貴的一筆」？(漫畫)…………… 文魁

關於宋千金…………… 王端

野草
書簡
黑暗中的火炬…………… 曹民

內心的怒火…………… 念雅

835.8
852-52



3 0526 6720 5



附
錄

報載，中國的尼古拉二世近來對他的股肱爪牙羽翼毫毛們說：「如你們不改革，我不久便要倣倣，你們便要倣倣，我們大家都要成爲白俄了！」（合衆社三月十三日南京電）

曾子曰：「鳥之將死，其鳴也哀」；杜工部曰：「聽猿直下三聲淚」，不知那位發言人 and 那些面聆繪音的聽衆，究竟是一種怎樣的心情？

，慕素里尼臨死時對行刑者說：「饒我吧，我給你一個王國！」假如真把他放了，他還能給誰以王國呢？縱然可能，他給予意大利人民的「王國」，不是已經領過教了麼？「一之爲甚，豈可再乎？」但在說話的當時，被一種動物性的求生慾所驅，說不定是出於至誠，想給的乃至真是另一種王國。縱然這樣吧，這種混世魔王的話還是很難置信的。比如說吧，中國的尼古拉二世，雖然閃耀的刀光，還沒有臨到五步之內，豈不是連他自己也英明遠見，洞察到末日已經到來了麼？且不說洗心革面，痛改前非，就是絲毫悔禍之意，也決沒有，自然，他也說要改革，不滿意他的股肱爪牙羽翼毫毛們仍不改革；但他能改革什麼呢？怎樣改革呢？無論什麼改革不是都已來不及了麼？何況他所謂改革，無非要那些股肱爪牙羽翼毫毛們更加緊地苦幹硬幹死幹，加緊地與人民爲敵，與新勢力爲敵，以作最後掙扎，以期苟延他和他們的殘喘。一旦掙扎無日，末日更近，把責任向別人身上一推：「我不是叫你們改革麼？你們偏不改革，瞧，末日果真來了！」好像倒是別人害了他。明思宗曰：「君非亡國之君，臣乃亡國之臣。」這含有嫁禍陰謀的好文章，算被他鈔切題了！

或者說這種話的意思，並非害怕倣倣白俄，倒是希望倣倣白俄吧？



古今來的暴君之所以敢於窮兇極惡，肆無忌憚，恐怕是有時對於自己的末日存着一個過份美麗的幻想：天下不亡，還是我的天下；亡了，也未必不可以做「歸命侯」，「安樂公」，或者「此間樂，不思蜀」；或者「故國不堪回首月明中」，屈辱自然有些屈辱，却也少不了一份較為安閒逸豫的生活。天下既然亡了，就不會再亡；担子既然由別人挑了去，自己倒落得無牽無掛，遍體輕鬆。至於妻女之類，作算也像六國的「皇子王孫」一樣，要「辭樓下殿，轅來於秦，朝×暮×，爲秦宮人」，但那些婦人女子，反正是睡在誰的被窩裏的，別人的被窩，未必不比自己的溫暖，在她們真是「牛羊何擇馬」。可惜的是，這樣想法在現在已經不適用了。真正的人民起來執政的時候，和以往的換朝當然大不相同，他們沒有「歸命侯」，「安樂公」可以給人，他們的天下是狹隘的，素朴的，容不下也用不着這種寄生虫來裝點什麼。這樣，暴君和他的皇子王孫們的末日不是很可悲了麼？但「絕望之爲虛妄正與希望相同」，在幻想家的腦子里，決沒有走頭無路這回事，於是又來了新的憧憬，做白俄。

祖國已經不是自己的了；在別人的國家裏，不過以一個普通人民的身份出現；帶着資產，妻女和廚司，開餐館，舞廳，妓院，或者背着幾牀毯子才于街頭，招尋買主；乃至在風雪中向行人伸出手來：「給個錢吧！」等等，無論是哪一種，也都正像魯迅先生說過的：「住在最不適於居住的地方，操取下賤的生意。」就是這樣的白俄吧，在末日迫近了的民賊獨夫看來，仍不失爲可羨慕的，比之於在羣衆的憤怒之下，不得不走向斷頭台來。所以中國的尼古拉二世，就有了做白俄的如意算盤。飛機已經準備好了吧，在美國某處的房子已經訂下了吧，（遺憾的只是早沒有多生幾個如花似玉的女兒，以後要靠她們掙錢的呀！）一到某種時候，就「再會吧，祖國！」「再會吧，親愛的股肱爪牙羽翼毫毛們！」「再會吧，那些無法搬走的資產！」飛機一上，溜之大吉！但是天有不測風雲，人有旦夕禍福，時衰鬼弄人，到了惡貫深盈的時候，一切倒楣事都會臨到頭上的，君不見，洛陽之被陷乎，從上到下的守軍軍官，無一漏網，宴會有時也未必到得這麼齊全；又不見小豐滿之撤退乎，連電廠水閘也來不及一一破壞，只好留給中

中央社作假仁假義的宣傳資料，給「自由主義」的大公報去歌功頌德；更不見營口之陷落乎，一下子自家人一齊變成家人了。那麼，無論準備得怎樣充分，安知臨時不倉皇失措，措手不及，連飛機也來不及上呢？安知自己的首級不正是部下的降變的股票，親信的賞格的兌換券呢？更安知美國乾爸爸到了時候，爲了一點點小利益，不人臉一取，狗臉一掛，把聖上解送回國，像日本政府之對付陳公博輩呢？不用說，白俄不會沒有，但未必就是尼古拉二世陛下，縱令有志於此，還是未必十拿九穩的，老牌尼古拉二世全家的結局就是先例。

抑又論之，所謂白俄，也不僅指那些亡國大夫或亡國將軍帶着命婦小姐們在外國過流浪生活這一點吧？沒有祖國的猶太人和永遠流浪的吉卜西人豈非都不是白俄麼？所以白俄這一名詞，實應含有它的特殊意義。第一，自以爲是天生下來統治一般愚民們的特殊人類，愚民們雖然一時小人得志，掌握了政權，那是扭天行事，不久定遭天譴，自行滅亡，祖國的高官厚祿，終久會是自己的。這自然是一種自我陶醉，也恐怕正是白俄的全部精神生活，這種精神生活支持着他們，使他們賣毯子，賣淫，行乞，都不以爲恥，使他們不至於在那卑賤的生活中絕望。第二，一定在外國散布祖國政府的謠言：布爾塞維克如何殘酷，如何不是人類，如何迫害良善人民；無風生浪；或者就一點點影子而歪曲，誇張，隨即自己相信那些都是事實，同時毫不思索地相信別人所造的同樣的謠言。最近香港大公報刊載一篇題作「捷克的悲劇」的通訊，實際是一篇從捷克逃到英國了的紳士反對捷共的大文的翻譯。那裏面最精警的句子：「我們的罪行就在我們不是共產黨！」好像今天的捷克，凡非共產黨員，除了逃亡，就沒有一個活着或牢獄以外的人了。在逃亡中，還如此能說實道，如此血口噴人，得意的時候在幹了些什麼，豈不是不難推知的麼？第三，到祖國人民的敵人那裏，到帝國主義國家那裏去做伍子胥，申包胥，程敬思，吳三桂，懇求他們出兵討伐自己的祖國，去屠殺祖國的人民；帝國主義真出兵的時候，就替他們做嚮導，做偵探，做先鋒，替他們勾結國內的封建餘孽做內應，終於以做帝國主義的工具爲職業而終身。有一個在東北

出沒過許久的謝米諾夫將軍，就曾經爲日本帝國主義乃至張宗昌効力。這應該是我們所熟知的例子。

如果白俄的真正含義乃在於此，中國的尼古拉二世及其股肱爪牙羽翼毫毛們喲，你們不正以爲中國只是你們的麼？不是常說黨國是你們的先烈的血換來的，你們應該永遠騎在人們的頭上麼？你們的報紙不是成天在宣傳「共匪」如何如何殺人放火，慘無人道；老百姓倒在箝食壺漿，歡迎你們的仁義之師麼？你們不正在不恤祖國的任何主權，以換取美國帝國主義的經濟援華，軍事援華，希望美國帝國出兵，來完成中美合作，屠殺中國人民麼？那麼，何必等到你們的政權，你們的武力，真正地全部灰飛煙滅，你們真到異邦去賣毯子，行乞，你們的妻女當婊子的時候，才算白俄，你們現在乃至過去，早已是不折不扣，道地的，先天的白俄了。那麼，又何所羨於白俄，更何必輕視白俄呢？

朋友們聊天，有時談到把中國的尼古拉二世捉住了怎麼辦呢？這個這樣說，那個那樣說，雖然大家都在盡量說得殘酷（不殘酷怎能消除人民的積憤呢），可都沒有公認爲最好的辦法。凡是罪該萬死的傢伙，無論怎樣的法庭判決他多少個死刑，所能執行的，總只一死，其餘九千九百九十九死，是無法可施的，而一死又未免太便宜他了！現在我想，他不是想做白俄麼？就讓他做白俄。叫他活着，忍受他自己和妻女們的羞辱的生活！叫他活着，目擊人民的政權在他的憎恨和幸災樂禍的心理中，成長、壯大起來！叫他活着，憑弔他的股肱爪牙羽翼毫毛們的逐一潰滅！叫他活着而無法挽救他所賣身投靠的主子美國帝國主義逐漸削亡！讓他羞愧，讓他勞苦；讓他嫉妬，讓他悔恨，讓他恐懼，讓他憂愁，讓他悲哀，讓他備受一切精神和肉體上的苦痛之後，才在疾病，衰老，饑餓，寒冷中死去，或者像新白俄托洛斯基，逃在外國也還是被人殺死！這也許不算最殘酷，可也相當殘酷了。不過羣衆往往是大刀闊斧的，不會有如此纖細曲折的報復心理，對於中國的尼古拉二世，大概也像意大利人民對於慕索里尼一樣，一下子就解決了吧，那倒是很遺憾的！

隔海問答

王芸生

一月八日大公報的社評「自由主義者的信念」，大約是近來王芸生的一篇得意文章，批評它的人已經不少了。我雖然落後，也從友人處借來看了一下，照例是那套爛熟的圓滑筆調，存心玩弄人，實在有點令我作嘔。不過我對於文中所提出的這個問題倒很感覺着興趣。

「試問如果一個政黨突然掌握了中國首都……其疲勞的軍隊能否再遠征中原及邊疆未克復的各省？很可能若干地方軍閥會玩其慣技，派員疏通，在兩便情形下投誠効忠。試問這政黨是嚴詞拒絕呢，還是勉強答應？依過去改編偽牌軍隊朝秦楚而言，我們的批斷是勉強但一定答應。然而那麼一來，這個有革命抱負的政黨穩握政權後十年廿年，可有把握不走上腐化途徑？而那時不滿現狀的人們能不再起而革命？於是革命不已，流血不已。這個連環套要到那年為止呢？」

這兒所假設的「一個政黨」，明明白白地是指的中國共產黨。雖然是出於假設，已儘足以證明王芸生和他一羣人的腦子裏面已經在轉着這樣的念頭：中國共產黨所領導的人民解放軍是要「突然掌握」着南京的。蔣朝必亡，在他們的心目中也已承認着是既定的局勢了。但他們還沒有灰心，忠心耿耿地還在圖謀搶救。在他們思想情願的希望裏，自然最好是「這個有革命抱負的政黨」能够妥協，不要等自己「疲勞」了，自己也「腐化」了，讓別人又來革你的命。但這，可能嗎？王芸生自己在大公報的另一篇社

評裏面早就說穿了。三月八日的『論自由主義者的時代使命』裏面有這樣的話：『在腐敗然而有限期的政府與健全而無限期的政府之間，我們是寧選前者的』。這兒的『健全而無限期的政府』所指的自然是中共『掌握了中國首都』之後的政府。但既『健全而無限期』，那還有什麼『疲勞』與『腐化』的可能呢？人民能全體『疲勞』而『腐化』嗎？因此，所謂『革命不已，流血不已』，也不過是騙人的話。本心呢？要今天的革命快已，流血快已，趕快搶救那『腐敗而有限期的政府』而已。但是，如何搶救？

最妙的是，美國馬歇爾的智囊裴斐教授赤裸裸地回答了王芸生所提出來的問題。答案是曾在一月二十五日紐約時報期刊『我們在中國所面對着的危險的選擇』裏面：

『有一種可能性是確定的，即國共雙方都可能打到一種筋疲力竭的狀態。那種狀態一經發生，美國人便可以起來調停，給那時的新政府以物質援助，那個政府是以不為國民黨的貪污和共產黨的曖昧所傳染的中間路線者為主，但又是包含着各系各派的。』

局勢是已經確定了，一邊已經『疲勞』，已經『筋疲力竭』，希望另一邊也趕快『疲勞』，趕快『筋疲力竭』。那樣便好在美帝國的『援助』之下讓『中間路線者』組織『新政府』，這不就是『自由主義者的時代使命』嗎？一個高鼻子，一個矮鼻子，隔着那麼寬的太平洋，公然在從一個鼻孔裏出氣。走中間路線的所謂『自由主義者』們儘可以彈冠相慶了。無怪乎那些『者』們近來實在是非常起勁。請看『者』們的活躍吧。錢昌照邵力子蕭乾等拿着豪門的錢，在北平組織了一個什麼『研究會』，糾合了五十九個官僚，發表了三十二條主張，企圖呈獻出一套『新中國建設的藍圖』。這些工程師儼然就像是已經受了買主預訂。特別起勁的是『過河卒子』，他更單獨地在作裸體胡魔舞了。他有一封斥責周鯁生的公開信，盡力替美帝扶殖德日辯護，罵蘇聯為比德日還要可怕的侵略國。他更公開表示，以前對日寇侵略

也會不惜力氣主張過和平，但在今天對於中共和蘇聯却斷乎無和平可講。爲了爭取美帝的歡心，這位「卒子」表示得比光頭佬還徹底，似乎在今天只有胡適才配做中國的希特拉了。因此，有人在這樣揣測；胡適想代光頭佬而做中國的大總統。甚至於有人在說：這是美帝的授意，美帝要準備換馬再戰了。「不爲國民黨的貪污所傳染的中間路線者爲主」，不就已經說得很清楚了嗎？

是的，我也有點相信：胡適或許在作那樣的打算。胡適不是也說過：南京政府的官吏有百分之九十五是不貪污的麼？這話很有意思：因爲把四大家族加上政學系，剛好是百分之五。如此看來，胡適似乎確有意思，準備去「主」那除去了這百分之五的不貪污的政府官吏了。胡適是慣會「夢想」的。假如這一次他真在這樣「想」，我敢於斷定，他又在做「夢」。我們不要把裴斐馬歇爾之流看得太甜了，他們委實是有兩手的。拿利用價值來講吧，光頭佬儘管自行預言快要當俘虜，但比起「過河卒子」來，究竟還要高一籌。鬼計多端，廉恥喪盡，窮兇極惡，不學無能，在中國歷史上，不僅已空前，而且會絕後。這一個寶貝在美國反動派的心目中，正是「不爲國民黨的貪污所傳染」的標本。我們請記起司徒雷登的一次演說吧。他叫中國青年要在這位「領袖」之下，恢復起五四精神再來「革命」咧！

究竟矮鼻子沒有高鼻子高明，比較老實的王芸生却早把秘密說破了。我又要把他的名言特別鄭重地再引用一遍：

「在腐敗然而有限期的政府與健全而無限期的政府之間，我們是寧選前者的。」

照這邏輯推論下去，豈不是最腐敗而最有限期的政府，也就是最當「選」的了嗎？這正合美國反動派的孤意。然而像這樣的老實話，我相信裴斐教授之流就不會說。這畢竟是主子的主子和奴才的奴才之別。

（三月十七日）

史坦培克與史密司

復行

這個題目很費解，爲了便於讀者理解，預先說明幾句應該是必要的。

史坦培克大家知道是一個當代美國的名作家而史密司則是蘇聯劇作家西蒙諾夫劇本「俄羅斯問題」裏的一個人物。史坦培克是一個實在的人，而史密司則是西蒙諾夫從美國新聞記者羣乃至文筆工作者裏面提煉出來的一個典型。史坦培克是美國人，史密司也是美國人，但史坦培克和史密司是不屬於同一個美國的，這正如史密司在「俄羅斯問題」中最後一段台辭所說：「美國是有兩個」，一個是赫斯脫等等這一班人的美國，另一個是曾經有過羅斯福和阿白拉罕，林肯的美國。我把史坦培克和史密司這兩個人的名字連在一起，意思是要說明：第一，史坦培克這位名作家屬於前一型的美國，而史密司這個戲劇裏的角色却屬於後一型的美國，同時第二，在今天的實情之下，史坦培克這樣的人很多，而史密司這樣的人却是很少。

史坦培克寫過「憤怒的葡萄」，寫過「月落」，在一般中國讀者心目中似乎應該說得上是一個進步的作家，那麼憑什麼根據我可以得到這樣一個結論呢？我先得介紹一下史坦培克和史密司之間的關係。

去年夏天，史坦培克受了共和黨機關紙「紐約先驅論壇報」的囑託，爲了「忠實地報導所見所聞」，他和著名的攝影記者羅勃·卡柏（武漢會戰前後到過中國，當時似乎也是很進步的）到蘇聯去作了一

次視察旅行，回到美國之後，從今年一月十四日起，在「論壇報」開始連載了一篇題名「俄羅斯日誌」(Russian Journal)的長篇報告，共中第八節，談到西蒙諾夫的「俄羅斯問題」，史坦培克寫道：

「西蒙諾夫可以說是現在蘇聯最享盛名的作家。不久之前他對美國住過一個時候，回去之後，他寫了這本『俄羅斯問題』。這，也許是現在蘇聯上演得最頻繁的劇本了。在蘇聯，這劇本有三百家劇院同時上演。西蒙諾夫先生寫的是美國的新聞事業，我得先說明一下這劇本的故事。」

「這劇本的故事一半是在紐約，一半是在一個很像長島的地方。在紐約的部分，舞台很使我們聯想到先驅論壇報貼隣の勃里克酒店，簡單地說，故事是這樣的：

「一個是去到過蘇聯，而曾寫過有利於蘇聯的書的新聞記者，受聘於一個新聞王國的老板，這個老板是大資本公司，頑固，粗魯，專斷，橫暴，無原則，更無德行。這個老板爲了選舉的原故，要經過他的新聞政策，證明蘇聯正在向美國挑戰。他雇用這個記者到蘇聯去，要他回來之後報導蘇聯要和美國打仗的情形。假如這個記者這樣做了，他答允付一筆三萬元的巨大報酬，和保證他今後的職業。這時候這個記者正要和一個女孩子結婚，還想在長島附近的鄉下買一所房子，便答允了他這個要求。他到了蘇聯，但是他發覺了蘇聯並沒有和美國打仗的念頭，他回到美國，祕密地寫完了他的報告，當然這報告是和老板原來的企圖是正反對的。」

「但同時，他已經用了預支的稿費，在長島鄉下買了房子，和女孩子結了婚，可是這本書一寫成，老板不僅不給他印行，而且設法不讓他在任何另外一個出版所出版，這個老板有力量使他今後不能再得到職業，不能再得到出版著作的機會。他丟掉了他的房子，失掉了他渴望安全的太太，而同時，他的一位最好的朋友，也爲了架駛一架雙腳飛機去作超高層飛行的冒險而跌死了。這個記者因此而陷於破產而不幸，但是，他覺得他講出了真實，這是他所應該做的最好的事情。」

「這是『俄羅斯問題』的梗概，對於這個劇本我們受到了最多的提問。當俄國人問我們對這劇本有

什麼意見的時候，我們常常是這樣的回答：

「一，不論怎麼講，這不是一個好劇本。二，演員們講話不像是美國人，照我們看來，演得也不像美國人。三，在美國有若干壞的出版家，但是他們決沒有如這劇本裏面所說一般大的勢力。四，沒有一家美國的出版家要接受任何外來的命令，西蒙諾夫先生自己的作品在美國出版就是一個明證。」

「最後，我們希望能有一個描寫美國事業的好劇本，但決不是這一個。這個劇本決不能使俄羅斯人增加美國和美國人的理解，而且大概會得到相反的效果。」

「因為有太多的人問到我們對這個劇本的意見，於是不久之後，我們也寫下了一個叫做『美利堅問題』的劇本梗概。我們開始把我們所擬的故事講給問我們意見的人聽：

「在我們的劇本裏，西蒙諾夫先生受了『真理報』的任命到美國去，目的是要他寫一篇報告，來證明美國是一個西方的頹廢而墮落的民主國家。西蒙諾夫先生到了美國，發覺了美國既不頹廢又不墮落，甚至和莫斯科所想像的不同而不是一個西方型的國家，他回到了蘇聯，他祕密地寫下了他的判斷，說美國並不是一個頹廢而墮落的民主國家，他把原稿交給了『真理報』，他立刻被作家協會開除，他失掉了他鄉間的房子，作爲一個好共產黨員的他的太太離棄了他，結果，他和他自己筆下所寫的那個美國作家一樣的飢餓而死。」

「聽到我們這個故事的結尾，他們常常會禁不住失笑，於是我說：

「假如你覺得這劇本可笑，那麼西蒙諾夫先生所寫的關於美國的劇本就更加可笑，這兩個劇本都不好，理由是一樣的。」

關於這個問題的史坦培克的原文，我翻譯到這裏爲止。在這連篇累牘地連載了十八天的這篇『俄羅斯日誌』中，隨處都暴露了這個作家對蘇聯的偏見與無知，但是典型地反映了他的無知與偏見的，却就是講到『俄羅斯問題』這一段。史坦培克批評『俄羅斯問題』不是一個好劇本的理由，我們除出吃驚於

這位作家的武斷和對於本國事情的無知之外，覺得用不着以更多的話來辯駁的，美國整個新聞事業控制在些什麼人手裏，他們有沒有像西蒙諾夫在「俄羅斯問題」裏所寫一般可怕的權力，美國出版家是不是可以獨立自主地出書而不受寡頭金融資本家的命令，實際上不待俄羅斯人的西蒙諾夫來描寫，假如史坦培克先生也涉獵一些同時代作家的著作的話，那麼我覺得U·辛克萊二十年前名著「黃銅符扎」(Brass Check)恐怕暴露得更加深刻而露骨吧。今天試翻一下普通的英文字典，Brass Check的譯意大概是：「資本主義的新聞」，或者「對勞工運動有害的新聞」了吧，而辛克萊用這個字來作為描寫美國新聞事業的書名，却是因為美國賣淫婦都得佩一塊黃銅證章的原故。辛克萊用出賣自己貞操的賣淫婦來比擬了出賣自己靈魂的資本家雇傭下的新聞記者，到今天連Brass Check這個字也已經成了代表反動惡德新聞的通用名詞，足見美國的新聞事業祇是幾個新聞大王統制的一種托辣斯組織而決不容許有作家和記者的自由意志和「知識份子的良心」，早已經是一般人的常識和無可否定的事實。在此，我倒希望作為一個名作家的史坦培克先生對於美國同時代作家著作的閱讀範圍比我們這些異國人還要窄小，假如他沒有讀過「黃銅符扎」，沒有讀過「拜金藝術」，也沒有讀過「美國六十家」這樣的流行書，要是真的這樣，那麼他雖則無知但也保存了誠實，反過來說，假如他讀過這些，知道這些，甚至也曾體驗過這些，那麼，他對着將他當作一個進步的作家，「熱心地凝視着」他而期待着一個真實的回答的蘇聯人民，他就不免太缺少作為一個作家的誠實了。

毫無疑問，上面所說的史坦培克的「美利堅問題」祇是一個詭辯的戲作，但，單就這一個戲作的梗概來說，史坦培克和西蒙諾夫不就是一個絕好的對照麼？在「俄羅斯問題」中，西蒙諾夫對「頹廢而墮落」的美國社會制度和新聞事業作了辛辣的諷刺，但是對美國的人民，對美國金元魔手支配下的新聞記者，他還是充滿了信心和熱望的。主人公史密司是一個「自幼稟承了良好母教的誠實的美國人」，對自己的理想和信念「頑強得和魔鬼一樣」，西蒙諾夫不讓他失節，不讓他墮落，不讓他消極，死亡，最後

這讓他自己決定要到「曾經有過羅斯福和林肯的美國」去「安身立命」，西蒙諾夫對他的態度，不僅是樂觀而同情，在最後一段的自白，甚至可以說是帶着摯愛和崇敬的。除出了主人公史密司之外，劇本裏還寫了三個記者，「史密司的好友墨爾菲，他爲了生活不得不在赫斯脫系的報館裏做事，然而他是苦悶的，他很多牢騷，經常借酒澆愁；史密司的同事普列斯東，雖然沒有墨爾菲那樣顯著的滿腹牢騷，但也是爲了生活而幹了他的那一份的；史密司的另一個同事——品格極爲卑劣的造謠專家哈台，似乎是最沒出息，自甘下流的了，然而他也是個可憐虫，因爲家業很重，而別的事又不會做。這三個記者個性不同，然而思想上有其共同點，說是同樣的覺得自己做的事情問心有愧，同樣的爲生活所逼而不得不做」（茅盾譯「俄羅斯問題」序）。換句話說，西蒙諾夫在這本被認爲「反美」的劇本中，除出對於不合理的，墮落而頹廢的「民主」制度，和「頑固，粗魯，專斷，橫暴」的新聞大老板們給了很不客氣的諷刺和打擊之外，對於在這制度之下吃苦受難，甚至被迫着爲非作惡的人物，包括愛好虛榮生活而終於拋棄了他摯愛的丈夫的女主人公席絲綺在內，他都是同情而給以原諒的，那麼讓我們回頭來看看史坦培克擬想中的「美利堅問題」和實際寫下了的「俄羅斯日誌」吧，這裏面除出了自高自大，惡意的曲解，和對蘇聯這個新國家新社會的根深底固的偏見之外，請問他還剩下了些什麼！我讀完了「俄羅斯日誌」之後想：假如這報告西蒙諾夫能夠看到，那麼這善良的詩人一定會痛苦地失望的。西蒙諾夫將「俄羅斯問題」的舞台安置在「使人聯想到紐約先驅論壇報貼鄰的勃里克酒店」，那麼這次史坦培克受了「先驅論壇報」的囑託而到蘇聯來採訪，在西蒙諾夫期待中應該以爲這位有進步作家之聲名的史坦培克先生，應該是一個誠實於自己所見所聞而不肯枉曲自己意志的史密司吧，而現在「俄羅斯日誌」已經風聲鶴唳的印在這張共和黨的機關報上，西蒙諾夫無疑的是應該失望了，史坦培克不僅不是史密司，據我看來甚至也不是墨爾菲，因爲很明白，墨爾菲是被生活壓迫着在做醜惡的事情，而做了之後還是要「心裏難過」，「發牢騷」和「借酒澆愁」的，那麼看我們「進步作家」史坦培克先生吧，他不是輕描淡寫地否認了美國新聞托辣

斯醜惡而毒辣的現實，把惡意和曲解投擲給尊敬他的朋友，非但不覺得心裏難過反而自以為得意麼？

西蒙諾夫善意地期待着美國的作家和記者，希望「曾經有過羅斯福和林肯的國家」能夠產生出了無數個誠實於自己信念的史密司，而現在，史坦培克從蘇聯回去之後寫下來的並不是觸怒新聞王國大老板們的「蘇聯爲什麼要戰爭？」（「俄羅斯問題」中央密司所寫的那本觸怒了他老板的書），而祇是迎合了反蘇份子的「俄羅斯日誌」，那麼他似乎應該是嘗味到失望了，但這理由是不難理會的，祇因爲「頹廢而墮落的資本主義社會」麻痺了自稱「自由主義者」的智識份子的良心，墮落了他們的品格，使他們不覺得受雇傭於金錢，服務於寡頭資本家和戰爭販子之有罪而可恥。可是反過來說，史坦培克惡意地期待着西蒙諾夫從美國回去之後會寫出一部足以證明「美國既不頹廢又不墮落」的「美利堅問題」，遭遇到作家協會的「除名」，失掉職業，房屋，愛情和希望而餓死，那麼他今天也同樣的應該感覺到失望了，西蒙諾夫的確從美國回來了，的確也寫下了關於美國的報告，但他寫的並不是足以使美國反蘇份子歡迎的東西，而祇是「俄羅斯問題」這個同時三百家劇院上演的劇本！這理由，同樣的也是不難理會的，祇因爲進步的蘇維埃制度和科學的世界觀教育了蘇聯新時代的智識份子和作家，使他們誠實，使他們勇敢，使他們懂得不僅要熱愛自己的國家和人民，而且要相信世界人類的進步，而用自己的作品來「保護美國的肉體與靈魂」。（S·柯什爾斯基評「俄羅斯問題」）

在美國最近的反蘇歇斯帶里叫囂中，我不知道史坦培克先生又做了些什麼，但是在他自誇爲「出版不接受任何外來命令」的「自由的」國家裏，他的「憤怒的葡萄」已經不准在許多圖書館裏陳列而供人閱讀，我却從新聞報道裏知道了。那麼，讓我們再作一次善意的期待吧，人民永遠拒絕死亡，法西斯的暴政一定會激起人民的覺醒和反抗，也許不會是史坦培克先生，但，願意擺脫杜魯門，塔虎脫，赫斯脫等等人的美國，而願意在曾經有過羅斯福和林肯的美國裏找到安身立命之所的人，一定還是會不斷的增加的！

自由主義的斤兩

紺弩

「相信理性與公平」，是自由主義的要義之一

，大公報總主筆王芸生先生說過。理性與公平，大概是一個東西，因為有理性，才能公平；因為公平，才算理性。理性是賞善罰惡的上帝，有善就賞，有惡就罰，不問誰是誰。理性是鐵面無私的法官，有罪的科刑，無罪的免刑。理性是毫厘不爽的天平，兩邊的重量都放上去，重就重，輕就輕。記住！自由主義者的理性與公平是如此，或者應該如此。

三月十二日中央社長春電：

國軍撤出小豐滿時，為顧及松江沿岸數萬生命財產，及國家生產建設之不易，僅將發電廠機件略予拆卸；使匪方短期間不能利用；而對於集數十萬人民血汗構築數年之攔江水堰，則予保全，絲毫未加破壞；同時對於堆積永吉車站一帶貨倉及民房內彈藥，亦均未忍銷燬，蓋加以破壞，勢必引起巨大爆

炸，而使永吉全城付諸一炬也。

所謂「國軍……顧及」，是誰顧及呢？全體麼？部份麼？一二人麼？以常識判斷，當是當時當地的軍事當局，那麼，為什麼電文上既沒有「某某將軍語記者……」又沒有命令或文告的原文作證呢？既然軍事當局沒有發表談話或其它可藉以明瞭撤退時的心情的文件，記者先生不是軍事當局自己，不是軍事當局肚子裏的蛔蟲，何以知道他曾經「顧及」過，而且正是如此這般的「顧及」而不是別樣呢？常言道：「兵敗如山倒」，最古的打敗仗的描寫，也是「棄甲曳兵而走，或百步而後止，或五十步而後止」。在沒有火器時代的戰爭，逃起命來還要跑五十步百步，現在的逃命，豈五十步百步所可了事？作算也只五十步吧，逃了五十步，還要破壞什麼東西，他們的臂膀不嫌短了麼？水堰和彈藥的倖免，明明是倉皇逃遁，措手不及，有什麼「顧及……」

「之可言？關於這一點，儘管有人不高興新華社，但新華社的電訊：「匪衆（蔣軍）一聞砲聲，即陷于極度混亂，焚燬滿載財物之汽車五十輛，沿途盡棄資財，于十一日倣倖逃入長春孤城」，似乎較近于事實。又：美聯社十九日北平電：「政府正式飛機出動……並炸燬吉林附近的小豐滿水電工程」。證明不但沒有「顧及……」，甚至在沒有來得及全部破壞之後，還要用美國飛機去補行破壞。破壞就破壞吧，因為措手不及而遺憾就遺憾吧，乃至補行破壞就補行破壞吧，只要是什麼說什麼，或者怕宣揚了自己的醜惡而不說，都沒有什麼；無奈他們沒有這樣的習慣，他們慣作的是在那最醜的地方蓋上美麗的鮮花，在最卑劣的陰謀上披上道德的外衣，蔣朝歷來的仁義道德之類文告，沒有一個字不是和它的實際內容相反的。上行下效，中央社也就發出悲天憫人，愛民惜物的電報來掩飾敗績，彌補沒有完全破壞的終天恨事了。

但縱然沒有「新華」「美聯」兩電，縱然不是倉皇逃走，「顧及……」論也仍舊是可疑的。抗戰期間，「國軍」從桂林撤退的時候，曾經為搶劫某

一條馬路而自己開起火來。這種事，恐怕每次撤退都有，不過我的桂林的記憶較為鮮明；凡躬逢過湘桂大撤退之盛的同胞可以替我作證。在某一篇文章裏，我曾提到我的太太親自遭遇過潰敗的國軍的洗劫。他們不但搶劫錢財，尤其搶劫老百姓的衣服，爲的好改裝逃走——前引同一條電文說永吉居民十餘萬隨軍撤退，我都疑心全部或大部是剝得了老百姓的衣服的「國軍」自己。一個月前，我在武漢，一個×黨部委員告訴我：「國軍」進出麻城時，曾奸死震泰（？）銀樓的兩姑嫂，姦而未死的更多。那麼，小豐滿的撤退，那些「國軍」們忙于搶劫，忙于姦淫，忙于改裝，縱然奉有澈底破壞的命令，也未必有充裕的時間執行，那里談得上「顧及」不「顧及」？而且真正破壞又談何容易？抗戰期間，「焦土抗戰！」「焦土抗戰！」叫得震天價响，但實行焦土抗戰的只有一次，即所謂「長沙大火」。一次之後，日寇即來，豈不妙哉！可恨狡猾的日寇，聽說長沙已經燒光，中途折返，弄得張治中交不了賬，丟了官，送了鄧悌等三個人的性命，這才馬虎了事。如果小豐滿水堰全部破壞，火藥全部炸燬，

撤退巨禍可以媲美長沙大火，自不必說；萬一敵軍裹足不前或遲來跚跚，白毀了機構，白死了人民，白耗了火藥，誰司其咎？「前事不忘，後事之師，」小豐滿的軍事當局，難道不愛自己的腦袋瓜兒？另一自由主義或虛無主義的記者曹聚仁先生指摘某些人說：「身在魏闕，心在江湖」，用在軍隊上，應改作「身在曹營，心在漢室」，才更貼切。懷着這種心情的軍人，今天，不但有，而且不在少數，屢次的「國軍」的放下武器，就是鐵證；這也是像有人預言過的「如果打內戰，中國革命一定成功」的重要把握之一。小豐滿的不會澈底破壞，安知不是那些「心存漢室」的軍人們心照不宣的表示呢？美國人常有攻擊政府接濟「國軍」軍火，實無異間接接濟共軍；美國政府也偶以此事非難蔣政府。乾爸爸的話雖然威而不猛，蔣政府却不能不誠惶誠恐死罪死罪；「好女兩頭瞞」，關於這一類的事，一向是以諱莫如深的辦法處理的。劉伯承部攻佔六安時，六安軍械庫步槍一項即有十餘萬枝，蔣政府發言人曾一再聲明，大軍械庫不在六安，六安損失極微。這些話無非說給乾爸爸聽，以期倖免譴責，

又爲乾爸爸設法逃脫美國人民的譴責。這回「堆積永吉車站一帶貨倉及民房內彈藥」，如山如阜，拱手讓給共軍，想是瞞也瞞不住了，眉頭一皺，計上心來，裝上一付愛國愛民大慈大悲的面孔，說是「未忍銷燬」，怕「引起大爆炸」，而使永吉全城付諸「炬也」，至于水堰問題，尙是附筆，也未可知。

凡此種種，問題實多，但大公報的主筆先生們都是「四十而不惑」的人物，一下就信以爲真，在一篇題作「少殘殺，少破壞」的社論上大書特書；「我們特別珍重這消息。這消息特別使我們感動。雖詳情未悉，就消息而論，我們以爲應在內戰史上大書一筆，可貴的一筆，祥和的一筆。如果這是提高戰爭道德的開始，就是一線光明，像一道彩虹那麼可愛了」。甚至以爲「彼此在戰場上出現理智，出現祥和，出現崇高的民族道德。」（三月十八日港版）。好一個「詳情未悉」，好一個「就消息而論」，什麼「祥和」呀，什麼「道德」呀，什麼「彩虹那麼可愛」的「光明」哪，豈不只消一條「消息」就可實現，就可證實；人間的是非曲直善惡邪正，豈不全以誰辦的報紙和通訊機關的多少，記者

先生的才能的高下，煙士披里純的有無和大小而定的麼？至于「詳情」，「悉」它則甚？

然而問題不在主筆先生相信了這消息，而在于因爲這消息是於某方有利的，就樂于相信，不覺歡忻鼓舞，三呼萬歲；誇張這消息的意義，企圖替某方在失地喪師，大勢將去的今天，收拾人心于萬一；同時也無異鼓勵某方以後多發同類消息來欺騙讀者。問題還不僅在此，而在于對於某方歷來的殘殺破壞以及一切大不韙，和另一方面少殘殺，少破壞，不殘殺，不破壞，以及這以上的大仁大義，都熟視無睹，充耳不聞，啞口無言，擱筆不道！內戰正式爆發之前，大公報渝版社論說過「誰發動內戰，我們就反對誰，蔣主席發動內戰，我們也反對」（大意）之類的話，多麼大公無私，斬釘截鐵，好像自己真是「理性與公平」的化身。後來內戰終于全面爆發了，他們指出過誰是內戰發動者麼？反對過內戰發動者麼？除了在把「共軍」改爲「共匪」的時候，扭捏了一下以外，他們的約言跟四項諾言一樣，雖然「像一道彩虹那麼可愛」，却終于煙消雲滅，化爲烏有了！某一時期，黃河故道及其附近駐有

共軍，也住有數百萬老百姓；某方爲要消滅共軍，隔斷共軍，不惜使數百萬老百姓一同化爲魚鼈，主張讓黃河復歸故道；並且不顧一切，這樣做了。這是何等巨大的殘殺破壞，該大公報指出過這種行爲是兇惡，是黑暗，非理智，不道德麼？沒有！一年以來，人民解放軍反守爲攻，席捲東北，縱橫華北，黃河天險，一躍而過，華中大地，來往如飛，使有着優勢兵力，優勢裝備，美國軍火，源源接濟的「國軍」屢戰屢敗，顧此失彼，決非偶然倖倖。和人民一致，得到人民擁戴，解放人民，也解放土地，使人民與土地重新結合，所到之處雖然貪污豪劣，豕奔鼠竄，而真正的農耕者却真得到了土地。糧食與耕具。這種中國有史以來空前未有的壯舉盛舉，美舉義舉，連自由主義的「觀察」，「時與文」之類刊物的通訊上也有時掩蓋不住，甚至迫得蔣政府也不能不假惺惺的討論什麼華中土地問題了。什麼是祥和？這就是祥和！什麼是理智？這就是理智！什麼是道德？這就是道德！什麼是光明？這就是光明！什麼是彩虹？這就是永不消逝，絢爛奇麗的彩虹！比之于不毀水堰，不炸彈藥，其相去何能

以光年計？貴大公報曾經正視，敢于正視麼？曾經讚頌，敢于讚頌麼？豈但不正視，不讚頌；反而屢屢含沙射影，盡情誣蔑。專就「少殘殺，少破壞」這篇社論說，內面有這樣的詞句：「喜歡殺人，屠城、放火……勇猛的強盜，混世魔王，無一倖免于滅亡。」表面上雖似就一般而論，實際却暗示着人民解放軍。不但殺人放火，強盜魔王之類，是誣蔑的老調，是古舊的順和逆、王和寇、官和匪的觀念，而「國軍」既已「祥和」「理性」「道德」「光明」了，還會「殺人、屠城、放火……」麼？剩下的一面還會指誰呢？其實也不止這一兩句，全文一兩千字無一處不在明說「國軍」是「仁義之師，足以平天下」，暗示人民解放軍是「勇猛的強盜，混世魔王」！本來，革命而必須訴諸武力，是一件不得已的事。改革現制度，必然和保存現制度的人利害相反。革命而毫不冒犯這些和自己的利害相反的人的事，是無法辦到的。保存現制度的人已經在現狀之下掌握了一切有力的和有利的工具，政權和拱衛政權的武力；而改革現制度的人們，在開始的時候，總是一無所有。上一道書，請一回願，開一回

會，不打仗，不流血，甚至不紅臉，革命就成功了，誰不願意？可是這樣的事在歷史上一次也上不會有過。保存現制度的統治者既掌握着一切有力和有利的工具，也就是掌握着一切殺人的工具，立法、司法、特務、憲警、軍隊、火藥。他爲了貫徹維護現制度的主張，于是殺！你上書，他殺！你請願，他殺！你開會，他殺！他知道你要革命，殺！他爲你要革命，殺！他不高興你，就說你要革命，殺！他把人民的一切都剝奪去，使人民變成殺人越貨的強盜，運毒走私的犯罪，殺！他們招收徵集無知的貧困的人民，編爲軍隊，叫他們去殺那些和他們本是同類的別的人民，同時也被別人殺！是誰先殺，誰殺的多？誰是殺人不眨眼的強盜？誰是以人肉爲筵席，人血爲酒漿的混世魔王？豈不就是死抓住政權不放，死拖住歷史不放的統治者麼？至于人民的武力，當他們還是一個人一個人的時候就被殺起，從他們還沒有變成武力的時候起，就在不斷地被殺着了。在不斷被殺、除、清、剿、戡、平之中，逐漸地壯大起來，今天，才說得上槍對槍，刀對刀，兵來將擋，水來土掩的戰爭了；二十多年來，人

民的血，青年的血，偉大的先驅者的血，那是匯合起來，可以變成江，變成河，變成湖，變成海，足以掩死那些混世魔王而有餘，今天，才真地要淹死他們了。那些血，在中國的土地上開了花，結了果，果實也快成熟了！既然是戰爭，那就不能不有所殺傷，誰能舉出一次毫無殺傷的戰爭呢？但這正如成語所說：「殺以止殺」，「能殺才能生」。而且殺就是生，殺少所以生多，殺惡所以生善，暫殺所以永生。而且不但殺傷敵人，同時也被敵人殺傷。被敵人殺傷的都是優秀的英勇的中國人民；所殺傷的敵人絕大多數是被迫的苦難的同胞！既然自稱為自由主義者，自稱為讀書人，自稱為書生（「少殘殺，少破壞」文中自稱「書生之見」），就應該多有些智識，多有些理解，多有些正義感，多有些是非善惡的辨別與憎愛。「讀聖賢書，所學何事？」應該在「這殘酷的戰爭」中，殘酷而又仁慈的偉大的革命運動中，看出誰才是真正的「仁義之師」，誰才真能「不嗜殺人」，誰才必定「奄有天下」！除了人民的武力，決不會再有別的！可是你們却躲在統治者的指揮刀底下，躺在「理性與公平」的幌子背後，向統治者的敵人的陣營喊：「你們殺人放火呀！大逆不道呀！犯上作亂呀！強盜呀！魔王呀！……」

「無論怎樣遮遮掩掩，扭扭捏捏，吞吞吐吐，明眼人還是如見其肺腑然的！什麼是「自由」？什麼是「理性與公平」？更什麼是「祥和」，「理智」，「光明」與「道德」？難道你們用的詞典，果真如此奇特，上面的解釋和別的詞典是相反的麼？末了，想還給你們一個小考驗：你們不是重視消息麼？現在介紹一則消息給你們：

（新華社東北二十一日電）永吉蔣×逃竄時……將小豐滿電站加以破壞，拆走重要機件，使發電機器不能繼續發電，以致堤內積水不能照常排泄，水位逐日增高，現民主政府正派得力員工晝夜搶救，能否化險為夷，未可預料。如有不幸，其嚴重後果當由施行破壞的蔣×負其全責。

請就這消息參考一下前引「新華」「美聯」兩社電文，再寫一篇社論，論「國軍」雖未徹底破壞，究已有所破壞，當時雖未完全破壞，事後又會補行破壞，這破壞又已足引起「嚴重後果」。不免有欠祥和，不理智，非道德，少光明，以補前文的偏頗。如果寫，我才佩服你們真有所謂「理性與公平」！如何？肯寫麼？敢寫麼？

腔作勢；理性的上帝本來虛無飄渺，理性的法官無非裝只須一點小事，就倒把自己的斤兩稱出來了！

一九四八、三、一五、晨二時。

『可貴的一筆』補遺

周而復

大觀園落成，賈政進入石洞，在一個亭子坐下題字，說：「依我拙裁：歐陽公句『應於兩峯之間』，竟用他這一個『瀉』字。『有一清客道：『是極！是極！竟是『瀉玉』二字妙。』但等到寶玉說『用『瀉玉』二字，則不若『沁芳』二字，豈不新穎。』衆清客都忙迎合，稱讚寶玉才情不凡。」

主子不論大小，放屁一律清香；「瀉玉」固然佳妙，「沁芳」亦屬不凡；倘有機會，必須捧場；這是清客的奴才相。

古之清客，畢竟老實，那幅嘴臉，一看便知。今之清客，却進步多了。雖然也是以捧主子爲業績，但有時却也輕輕說主子兩句壞話，表明他并非一味拍馬，甚至還勸解雙方，貌似「大公」，其實，還是爲主子，如最近一家報紙的社評「少殘殺少破壞」，便是今之清客的巧妙技倆。

這社評中說：「近讀永吉及小豐滿國軍轉進消息，說撤退時僅將小豐滿發電廠少數機件拆卸，水

堰未加破壞。又說堆積於永吉車站倉庫及民房中的彈藥未予爆炸，以免強烈破壞。」「我們以爲應在內戰史上大書一筆，可貴的一筆，祥和的一筆。」如果只看這一家報紙，而且只看這一家這一天的報紙，大抵上是可以蒙混一下讀者的；不幸的是，香港還有其他報紙。遠的且不說，且翻翻這幾天的報紙來看。這家報紙二十日有條美聯社電訊：「接近政府方面消息：政府 B-24 式飛機出動轟炸長春外國共軍，并炸燬吉林附近的小豐滿水電工程。」這是蔣府方面消息，不容抵賴。

再看看新華社二十一日電：「永吉蔣×逃竄時，將小豐滿發電站加以破壞，拆走重要機件，使發電機器不能繼續發電，以至堤內積水不能照常排洩，現民主政府正派得力員工，晝夜搶修……」拆卸之不足，又派飛機轟炸，對小豐滿發電廠的破壞是顯而易見的。

至于「彈藥未予爆炸」，外國新聞社早就道出了底蘊：如果爆炸，轟聲四起，那就暴露了棄城潛逃的軍事秘密；倘若能焚燬的呢，就焚燬，如新華社

所說：「在我地方兵團的追擊中，匪衆一聞砲聲，即墮于極度混亂，焚燬滿載財物之汽車五十輛……倖倖逃入長春孤城……」

以殺人爲道德，以破壞爲高尚的國民黨軍隊，豈止如是而已，連名勝古蹟也要遭難的。新華社二十一日電：「洛陽古都名勝古蹟在蔣×盤踞時多被破壞。城南廿里的龍門一地中有唐代北魏石佛以萬計，與大同雲崗石窟齊名，現已大部缺損。」

更妙的是廣州建國報的實安訊：

「龍華西墟鄉長聞訊，即集合自衛班十餘名，攜備犀利武器，由董嚮導，會同陸軍一連前往進剿。……結果傷一匪，斃七匪，擄一男匪及一妙齡女匪，大奏凱歌而同，并將匪首示衆。至被擒女匪……在人山人海，牽至班長忠骸之前，有隊員厲聲告之曰：「我班長爲匪所害，壯烈殉職，汝與其做泉下鴛鴦可乎？」女聞此言，面如土色，立即跪下，生祭之後，遂槍殺之，墜於班長屍下，至是英雄得慰，人都稱快云。」

已經做了俘虜，就不應該殘殺，這點起碼的常識誰都知道。但國民黨對她不懂「生祭」，而又「槍殺」，且「墜於班長屍下」，辱稱爲「泉下鴛鴦」。這倒真的「應在內戰史上大書一筆，可貴的一筆，

祥和的一筆。」

殘殺破壞，是國民黨的最高戰爭道德，凡是到過前方，或者除了看官方和準官方的報紙以外，也看看一些民間報紙的人，是都知道的。即連這位社論作者，如果除下有色眼鏡，也可以看到的。那爲什麼會出現了這篇社評呢？這就是清客的嘴臉了：「馮玉固然佳妙，沁芳亦屬不凡」。主子戰勝時，便歌頌武功，強調統一；主子戰敗時，眼看江山不保，奴才難當，就高呼和平，「請雙方少殘殺少破壞」！

而真正殘殺破壞的主子呢，清客就給他塗上一層脂粉，於是化「殘殺」爲「仁慈」，以「破壞」爲「道德」，殺人魔王，因此搖身一變，成爲「仁者」。「所謂仁者無敵，惟仁義之師，足以平天下。」「這種軍隊中間縱有挫折，終必全勝，」經過一段迂迴曲折，文章寫到這兒，柳暗花明，確實是「可貴的一筆」。雖然還不免扭扭捏捏，但這是「孤臣孽子」的苦心，也是今之清客的巧妙技倆。表面上雖然是勸雙方，其實是說：「我的主子雖然打敗仗，但是不要緊，請諸位不要着急，最後一定勝利，而且足以平天下！」宰相家了的口吻，不是活羅紙上，還須要再說嗎？

阿門！

胡適、胡其所適？

侯外廬

(一) 歸國三部曲

胡適，這位不大頗小的人物，連說一句「東北成爲蘇聯遠東的鐵幕」，也要括符之外加上（馬歇爾語），唯恐「自由主義」的「獨立」，不是舶來品，以表示他的「德高望重」（一個所謂自由主義者吳景超的標榜），儼然如章太炎矣。康有爲的頭銜，「胡（滿族）之國師」，聲音像貌，醜態畢現。他有治經的道貌，然又如全謝山之罵李光地以經學媚康熙，所謂「其文是經，其人則純乎緯者也。」

他歸國後，第一句話是：我

是小學生，要學習，才敢說話。這樣虛懷若谷，不恥下問的口吻，何等像人話！然而，這第一部曲，「實驗主義」的伏筆，其心險而叵測，其言僞而似「善」。果然，學習學習復學習，來了第二部曲，據說：「理未易明，善未易察」，對青年也說，最好天天「夢想」。實驗得糊塗了麼？不是的，其心可誅，其言譁衆，他是要從第二部的「前進」卒子，規避其不是胡說，而謀算「將」人一軍的，於是乎沒有「夢想」了，覺醒了，原來發現「蘇聯是新侵略主義者」，這第三部曲的斷案又何等並非出於苟且！然而，

一切揭穿，卒子在仕象範圍之內成了「死子」。過河第一步，名之曰「偷渡」，第二步，名之曰「僞裝」，第三步，名之曰「俘虜」。——這就知道，「實驗主義」的真精神，在思想過程裏，是先有第三部結論，然後找出第二部推門，最後立下了第一部「公理」，而在事實的表演路程上，反過來，先公理，而推門，而結論，內外完全兩樣，凡賣膏藥的拳師，都知道這種祕密的。

(二) 實驗的盾牌

他到處黨着美國的「多元多利主義」(Pragmatism)，我這樣

譯)，說實驗，倡證據，不過如上面第一部曲的「公理」，掛羊頭賣狗肉而已。他實驗到溥儀的禁宮，證實跪拜禮，實驗到「善後會議」，證實代議制（他說，善後會議的議員，也應該「試一試」（！）看呀！）實驗到駐美大使，證實「和日難」，實驗到南京圍子，更說「百分之九十九沒有貪污」，實驗到御製「國大」，又說最值盛讚的進步憲法，實驗到大選，直認做副總統的競選，才表現民主作風。「實驗」是翻餅，而「實驗」是鑽營！

一串的實驗主義的動物的保護色，而一串熱中倣倣的官僚奔進，「以不變應萬變」。他和梁啓超相比，實在不如遠甚，梁氏猶天真點，敢說「啓超熱中」，「頗帶感情」，而胡適則偽稱「

拿證據來」，表示客觀；梁氏敢說「啓超保守與進取，交戰胸中」，而胡適則其適者何？從他辦適存中學看來，好像是一個進化論者，「適者生存」，假裝進步；梁氏儘管有他的國權主義中心思想，但他敢在人前承認，「不惜以今日之我向昨日之我挑戰」，而胡適則詭辯今日之我不夢想，是事實迫得他否認昨日之我，實則他的昨日之我何嘗夢想信仰過什麼而和今日之我相異呢？

「一點一滴研究問題」的虛心幌子，在行爲上則是求「適」合於現狀，屈服於舊事，以倖「存」於被歷史淘汰的殘朽之中吧了。現實有兩種，而「適者」都可生存：依版舊現實而寄生者是壞的一種，但掘發新現實而奮鬥者是好的一種，胡適是前者，好

像爬行實驗於生物的本系列，而無躍變，猴子總有尾巴，烏龜總有甲骨。「適者生存」云乎哉？他不失一種寄生的典型而已。

（三）不實驗的時候

說謊話，做妄行的人，總不能不言行相背，盾牌有時不得不窮，而至於「窮斯濫矣」。他關於國共和談問題，美蘇的相處問題，就毫不容「實驗」，直接了當，指出了他的結論。他雖然回國說客氣話，然而他要做小學生，在美國不是早已發表他的主張「中共要放下武器」向四大家族低頭麼？他雖然假惺惺覺悟似的，不是說他深信「蘇聯要不惜任何代價」，向美國獨佔資本投降麼？那裏「多研究問題」來？這倒也不是例外，此人胡說成性，連梁漱溟也罵過他輕薄。你

說他在南京三個月「實驗」出南京政府廉潔萬能麼？其實不然，他早五年在美國就說中國自周秦以來已經「民主」了，你說他崇拜美國是環遊歐美實驗出來的麼？其實他早已看見美國汽車飛來飛去，說如此太平盛世了。他和康有為相似，康氏看見飛機出現，便云「世界大同已臨今日」，胡氏「鎔取事物」，實在有他的前輩老師。

更令人發笑不置的，是他捧他同鄉先哲戴東原，爲了祭神如神在，不惜倒是顛非，說東原是清代哲學的「大本營」，比康有爲尊孔的封建頭腦畧技巧一點而已，康有爲成爲「國師」是對人家說他承緒於孔子，胡適的「國師」地位，大概也在於「戴以是傳於胡」吧？「實驗」須神

靈，其妄可知。惟此風一開，害人不淺，馮友蘭的「新理學」就不得不捧出了他的同鄉郭象支學二程洛學來賣死人頭了。

他的保皇思想，看來並非偶然的吧？在孫中山反對段執政的善後會議，他會批評「孫文學說」，倡「知難行亦不易」之說，而做了善後議員，和當時的國民黨水火不容，然而到了全世界都罵國民黨腐敗無能的時候，就顯得他「知易行亦不難」了，在「國大」會上受了「今上」一鞠躬，而三代有榮。他總是向反動處倖進的呀！此其所謂「適」者歟？

馬夷初先生近贈其佳作一首，所指不知何在，惟我願寫在下面：

蓬人見妒豈無因，

淡抹輕勻自可人。
一從結得深恩後，
六宮粉黛盡如塵。

論俄文叢刊

著者 等 駁 紺

(第九集)

出版 日期 一九四八年四月十日

超 孟 雲 彬 宋 雲 秦

似 秦

夏 行 駁 駁

張 方 溪

香港 西 環 學 士 台 一 號 三 樓

發行 所 誠 泰 印 務 所 德 忌 笠 街 二 十 三 號

編 委 會

發 行 人 所

發 行 處

(通 信 處)

印 刷 所

胡

計

適夷

十多年前，當日本法西斯強盜開始以侵略的屠刀伸向中國人民的時候，胡適曾經上過條陳，以為「日本只有一個方法可以征服中國，即懸崖勒馬，澈底停止侵略中國，反過來征服中國民族的心，」強盜們雖然未因此停止了侵畧，但對於他忠心耿耿的建議，事實上是採用了的，那就是除了一百幾十萬「皇軍」之外，還跟隨着大批的宣撫班，大吹大擂宣揚了「王道樂土」，顯然也存心要征服中國民族的心。可惜東方的帝國主義到底沒有西方帝國主義高明，宣撫班跟在大砲後面，是來得太遲了一點，以致中國民族的心終未被征服，到處遇到的是抵抗的火焰，燒得焦頭爛額，羶住在大陸的上面，最後還是落到投降的末途。胡適的記憶如果不壞，一定還在替他們遺憾，而給自己的實證主義增添一條證據的。

不過這證據是不是真可靠，眼前又來了新的實證了。花旗老闆是胡適的嫡生主子，他的作風當然不同。他們的宣撫班是趕在大砲之前的，新大陸之為「王道樂土」，是早經胡適之流普遍宣揚了，加之杜魯門的漂亮的聲明，馬歇爾的熱心的「調停」

，還有一位學者教育家，數十年中國之友的司徒雷登，從中國之固有道德，一直到基督精神的說教，「救濟」物資，「建設」貸款，一樁樁，一件件，正是胡適對日本強盜獻過的妙計——唯一可以征服中國的方法。這自然難怪胡適要感恩知己，突然勇敢起來，自承為義不返顧的過河卒子，滿心滿意，要做成這筆出賣靈魂的買賣了。

可是依然是不幸得很，甘願奉送主權，出賣靈魂的還只是少數奴才，而在戰火中壯大了的人民，却並不會被甜蜜的言詞所迷惑，于是在宣撫班之後，還是少不了膺懲隊，縱使不由主子們親自直接動手，可是打在人民身上的子彈，炸在人民屋舍的炸彈，人民還是明明白白認識他的來源，要還給他一個應有的報復，而這報復是這樣的沉重，以致那麼勇猛而忠心的奴才，也實在已經無法招架，眼看得不行了。顯然的，不但要把這片土地作下一次世界大戰的基地，把這些衆多的人口，充下次大戰的砲灰這願望，已經有點落空，而且還得踏上日本強盜的覆轍。胡適的妙計，似乎還是行不通。這在胡適之流，當然是悲哀的事情。

周作人胡適之合論

白堅離

從前在小學讀書的時候，正當廢八股，改策論，教師出的國文題往往有什麼「合論」，例如「漢武帝唐太宗合論」、「秦檜嚴嵩合論」、「項羽拿破侖合論」之類，大抵取兩個性情或行爲相近的人，不論古今中外，把他們合在一起而加以評論。這辦法很好。我們不必尙論古人，就是近代或當代人物，也頗有不少可以「合論」的，例如「黎元洪杜魯門合論」，「佛朗哥蔣介石合論」之類，都大有文章可做。我現在自己出的題目是：周作人胡適之合論。

周作人和胡適之都是五四新文化運動的戰士。要寫中國近代文化史，是不能不提到他們兩位的大名的。然而，時代進步得太快，首先是周作人，因為他的骨頭太軟，經不起時代的巨輪一輾，就從「苦雨齋」跑到老虎橋監獄，背了「文化漢奸」的罪名，度着鐵窗生活，不僅焦頭爛額，簡直是粉身碎骨！

當周作人在北平做文化漢奸的時候，胡適之在金元王國美利堅做中國大使，儼然黨蔣異器，忠奸異名。胡適之不忘舊友，做了一首半新不舊的詩，寄給周作人，還匯了五百元旅費，勸周作人到後方來，但周作人沒有領他的情。抗戰結束，周作人被逮捕，胡適之則榮任北大校長。胡適之到北平時，周作人已被押解赴上海，他對新聞記者發表談話，說他現在跟周作人還是好朋友，至於周作人犯了什麼罪，那是法律問題，他未便表示意見云云。

周作人做了漢奸。爲什麼做了漢奸呢，因爲他參加了偽組織。偽組織是怎麼產生的呢？因爲中國國民黨副總裁汪精衛投降了日本，甘做日本帝國主義的傀儡，在南京也組織了一個「國民政府」，豫備把中國的土地、主權、人民統統賣給日本帝國主義。

現在日本是打敗了，起而代之的是美帝國主義；汪精衛死了，回到南京來做什麼「主席」的是蔣××。蔣××投降了美帝國主義，甘心做美帝國主義的「兒皇帝」，正在把中國的土地、主權、人民雙手奉送給他的主子。蔣××的賣國，要比汪精衛澈底爽朗得多；美帝國主義的肆無忌憚，也不下於過去的日本帝國主義。胡適之在蔣朝廷當大學校長，「國大」代表，還隨時發表一些謬論：反人民、反蘇、擁蔣、媚美。蔣××賣國之罪浮於汪精衛，而周作人在偽組織裏不過是一個幫閒而已，胡適之在蔣朝廷裏則是一名十足地道的「幫兇」。胡適說他現在跟周作人還是好朋友，其實豈但好朋友，簡直沆瀣一氣，只差不是「座主門生」而已。

新近看到一篇文章，題目叫「論士大夫」，是吳晗先生的講演詞。他列舉了一些沒有骨頭甘作漢奸的士大夫，中間有明末清初的阮大鍼和吳偉業即吳梅村。我以為周作人頗像吳梅村（當然，他比吳梅村更要醜惡一些），而胡適之則儼然阮大鍼。吳梅村在明末沒有做過什麼過份醜惡的事情，清兵入關後，他最初還是「退居林泉」，想做一個乾淨人的，後來經不起清廷的誘迫，便藉口家貧親老，應徵赴京，做了什麼國子祭酒。然而他臨死時寫的絕命詞，說出了「竟一錢不值何須說」的話，可見他天良尚未喪盡，還有一點兒「人」氣。周作人在偽組織裏擔任的職務，跟吳梅村差不多，雖然不知道他是否也在自欺「一錢不值」，然而他跟吳梅村都不過是「幫閒」，還够不上「幫兇」的資格，是一樣的。從前人以吳梅村比庾子山，而全謝山論庾子山，開頭便說「甚矣庾信之無恥也」。我現在以周作人比吳梅村，自然吳梅村也是廉恥無盡的人物，不過他只是毀滅自己，弄到「一錢不值」而已，所謂其人不足惜，其遇至可哀也。阮大鍼則不然。他最初「向侯門賣廉恥」，依附魏忠賢。魏忠賢失敗後，他在南京招納遊俠，一面埋頭寫劇本，儼然中間派的自由主義者，等到復社名士揭穿了他的假面具，便索性跟馬士英結納，在南京的小朝廷裏做到兵部尚書，清兵來了，他就馬上投降，領着清兵出仙霞嶺「剿匪」。他一直在做「幫兇」，跟做幫閒的吳梅村，不可同日而語。胡適之還不是這樣？他在軍閥時代，一直跟那些大軍

闊勾勾搭搭。他曾要求「舊國會」努力制憲；曾以「講學」爲名，收受過大軍閥的五千元「感儀」；曾公開說「一個政府都有它的消除反側的權利」，以支持反動政權的屠殺政策。抗戰「勝利」以來，他索性自稱「過河卒子」，過河卒子者，一往直前，替其主子作幫兇之謂也。他無恥地替強姦我女同胞的美軍作辯護；無恥地替僞國大偽憲法捧場；更肆無忌憚地說什麼「和比戰難」，以鼓勵獨裁者繼續屠殺人民；肆無忌憚地詆毀幫助我們抗戰最努力維持世界和平最努力的蘇聯友邦，以冀引起第三次世界大戰，使得他的主子從垂死中救活過來。一旦美軍參加中國內戰，我想胡適之定會像阮大鍼一樣，領着外國軍隊上前線的。胡適之，論人品，是阮大鍼一流，論他的無恥程度和作惡程度，又遠非阮大鍼所能企及的了。

究竟幾十年不做策論了，這篇文章寫得有點「離譜」，首先應該把題目改是「阮大鍼胡適之合論」才對。

X
X
X

可貴的一筆？



文魁作



江東孫權特意選取了四十担溫州蜜柑，奉獻曹操，祝賀他進封魏王。這種柑是江南的名產，中原是不容易吃到的。

曹操收到這批柑子，滿心高興。這倒不是這些柑子怎樣使他滿意，而是孫權送來這個禮物，是表示孫權向他屈服了。兩個獨立的分離的勢力——劉備和孫權——現在有一個已經屈服了，其餘的一個自然不足畏懼了。這是天下重新統一的象徵，所以他很高興。他自己今年是六十二歲的

衰翁了，生平的大志願，就是鞭撻宇內，清除反側和統一天下。二十幾年來東征西討，現在總算漸漸有個結局了，如何不使他高興？

柑子進獻上來，曹操就命人當面打開，取出來欣賞欣賞。那柑子黃澄澄的擠在竹篋中，真是金玉滿眼，使人目眩。他親手取一個在手上把玩一番，纔抽出佩劍來把它一剖爲二，準備剝出來嘗嘗新味。可是剖開一看，奇怪得很，真所謂金玉其外而敗絮其

中，裏面是破棉絮似的，白白的一團，此外就是兩片空殼，並沒有看見可吃的柑肉。

他覺得奇怪。伸手再取一個，剖出來，依然是一樣，有殼無肉，他一連剖了五六個，都如此，奇怪得很。難道這就是有名的溫州柑嗎？這怎麼能吃呢？

他不相信，就叫近侍們也來剖，把所有的柑全剖開來看看。近侍見他剖開的柑都不過是空殼，正在疑惑不解，聽到命令，就七手八腳，紛紛的取出柑子來剖。可是更使人驚奇的是，凡是近侍們剖開的柑，個個有豐實的柑肉，剝開之後，果汁淋漓，一瓣一瓣，又軟又嫩，曹操納進口裏嘗嘗，果然味甜如蜜，一股清香，沁入心脾。

曹操心想，大約是自己剛纔

取出來的，祇是上面的幾個，偶然乾壞了，所以無肉的吧。他自己再取出一個，親手剖開，可真是奇怪，又和先前剖開的一樣，依然是一個空殼，裏面一團敗絮之外，別無柑肉。他叫近侍們再剖，又都有肉有汁，不見敗絮。

他和近侍們輪番的再剖再看，都如此：凡近侍們剖開的，都有肉，而他自己剖開的，就沒有。

他真是吃驚不小，覺得自己的威權受了損害了，並且也心灰意冷：難道這就是象徵他自己的切努力，竟都是一場空麼？

近侍們也覺得很尷尬，似乎要發生不祥的禍事了，向着滿桌滿地剖開了的柑子發呆，不知怎麼辦。其中一個胆子大一點的，輕聲說：「大王叫那押送的官員

來問問罷。也許他知道是什麼原因。」

曹操的鼻孔哼了一聲，立刻就有人奔出去宣召押運的官員去了。

不一刻，那押運的官員傳進來了，跪在下面，曹操不聲不響，旁邊的近侍就代他審問：

「這些柑是你押運來的？」
那官員忙叩了一個頭，應聲：「是。」

「這就是吳侯進獻的柑嗎？」

那官員回答：「是的。」
「是你親自押運，沒有給人調換竊取的嗎？」

「沒有。」那官員說。
「路上除了你和担夫們，沒有其他同路的人嗎？」

「也沒有。」他回答。

「一路都不會遇到什麼意外的事情嗎？」

那官員攢眉想了一想，忽然記起來了，回答道：

「路上遇到一個奇怪的道士。」

「道士，是什麼道士？」
那官員望望曹操，不敢出聲。

「你說吧。」曹操知道也許和自己有什麼關聯了，就叫他說出來。

那官員說了，好像一段神話：說是當他押送這四十担柑子連日連夜的趕回鄴郡的時候，路上天氣很熱，一天中午，担夫們實在太累了，就在一片樹陰下歇息下來。林子裏先有一個道人坐在那裏，那道人只有一隻眼睛，另一隻是瞎的，頭上戴一頂白藤冠，

身上穿的是一件青色的破道服，骨瘦如柴，像一具僵屍。看見他們歇下來，就問担夫：「你們這是替誰担這麼多柑子，担得好辛苦。」担夫們告訴他，這是吳侯進獻大主的。他又問：「你們的大王是誰？」担夫也告訴了他。他說他是認識大王的，是大王的同鄉，沛國譙郡人。他姓左，名叫左慈，道號烏角先生。

曹操聽見是他的同鄉道人，怒氣息了，但是他想不起家鄉有這樣一個道人，他離開家鄉三十幾年了，一時那裏記得起來？就問：

「以後呢？」

那官員補敘道：以後他說，「你們担得很辛苦，担了去是給別人吃，何必担呢？」大家見他有些語言糊塗，就不敢惹他了。

可是他說：你們既然仍要担，那麼就讓我來替你們每人担一程吧。說着就站起身，走近一担柑子，準備担起來，大家見他骨瘦如柴，走起來有一條腿還是跛的，覺得好笑，就說你担得起就試試看吧。他果然担起一担走了百多步，快步如飛，大家驚奇起來，看他一担一担的担過去，把四十担柑，一氣担了五里多路纔停下了。更奇怪的是所有的柑都忽然輕了，一百多斤一担的，祇像是幾十斤一担了。告別的時候，他還向我說：他也要到鄴郡來拜訪大王，託我轉達問候。

曹操一聽，覺得這是一片鬼話，那有這樣奇怪的道人，挑過的担子就輕了：這分明是胡說。他喝問：

「誰叫你捏造這一篇謊話來

欺騙我的？」

那官員一怔，嚇得面無人色，連忙叩頭，口稱：「不敢扯謊，句句是真，大王可以叫担夫們來查問。」

正在這不能開交的時候，一個小近侍奔進來稟告：外面來了一個道人，要見大王。

曹操不及回答，那道人就已經進到殿中來了，白籐冠，青色的道服，一臉烏黑，骨瘦如柴，像一具僵屍。

那跪着的官員一見，就說：「正是他，他就是路上所遇見的——大王的同鄉。」

那那黑色的道人，一股陰森森的走進殿來，離曹操不過五尺的地方，站定了，睜着一隻大眼，朝四面望望，忽然裂開大口，露出白牙，呵呵大笑，人們立刻忘

他那了股陰森之氣，只覺得滿殿都在跳躍。聽他口中說：

「大王恐怕不認識我爹道了吧，我就是左慈，人稱烏角先生。和大王是同一鄉里。」

曹操聽他的口音，果然是南毫之間的上音，使人分外的感覺親切。剛平的怒氣，不覺都消失了。曹操問道：

「你是用什麼妖術，把我的柑子偷去的呢？」

道人鼓掌大笑，說：「那有的事？讓我剝給大王看。」他隨手向篋中取出一個柑，眨眼之間，就用手剝開來了，果然和近侍們剖開的一樣，而且更肥實，更鮮嫩。一面遞給曹操，一面說：「大王試試，貧道可會偷去大王的鮮果！」

曹操又親自揀取一個，剖開

來，這回可不再是敗絮，而是一瓣一瓣的柑肉，清香撲鼻，曹操像作夢似的，恍恍惚惚，只聽那道人縱聲大笑，聲震屋瓦，滿殿都在跳躍。

那道人笑得前仰後合，偏偏倒倒，似乎要倒下地去。曹操就心他真的倒下，就叫人扶住他，向一張椅上坐下，等他笑聲完了，定下來，纔又問他：

「是剛從家鄉出來的嗎？」

道人一聽，又呵呵大笑，口中說：「大王剛才不是說，貧道偷取了大王的柑麼？大王的柑是從江南運到河北，并不經過沛國譙郡，貧道要是剛從家鄉出來，又怎能偷取大王的柑呢？」

「那麼你離開家鄉多少時候了呢？」

「大王離開了多少時候，貧

道也離開了多少時候。」

曹操很失望，他說，「家鄉變成了什麼樣子，你也不會清楚了。」

「可是不，我比大王清楚多了，年年不是戰亂就是饑荒，家鄉的人都流離喪亡得差不多了。」

「這些年，你在外面到過什麼地方，怎麼樣生活的？」

道人收斂了臉上的笑容，睜着一隻眼，似乎感慨起來了：「唉！」他嘆了一口氣，然後說，「這些年嗎，家鄉是戰亂和饑荒，外面也到處是戰亂和饑荒，我是從戰爭和飢荒中逃出來的。你看我這個樣子，吃的苦還不够嗎？」

「那麼你現在來見我，有什麼要我幫助的嗎？」曹操似乎動

了救濟的念頭。

道人搖搖頭，然後說：「請你先讓我吃一頓飽飯罷。」

曹操立刻下令，叫人拿酒肉來，讓他吃。

不一刻酒肉來了，道人就在曹操的面前狼吞虎嚥的吃起來，頃刻之間，吃完了再添，添來了又吃，足足飲了四五斗酒和吃了大半隻肥羊，纔抹抹嘴唇，說：「等等再吃罷。」

曹操覺得這道人真有些稀奇，吃得這樣多。就問他：「你這個人本領倒不小，難道真有什麼道術？」

道人回答道：「那有什麼道術？我不過平常日子吃得太多，現在有吃就吃得多一點罷了。我知道大王這裏是吃喝不盡的帝王之家。」

曹操笑笑，告訴他：「那麼你就在這裏多吃幾天，一直吃飽了纔去吧。」

「可是大王」，那道人忽麼正色道：「我在這裏吃得太飽，天下的人都餓得太苦了。大王以天下之食食我一人，何不分食天下之人？」

「天下人有幾萬萬，我那裏分食得了？」曹操說。

「一個方法，大王立刻可以使天下人得食。」

曹操問：「什麼方法呢？」請大王罷天下之兵，與民共休息。」

曹操說：「奈何天下分崩割裂，叛亂不止，我要息兵也不可能。」

道人又拍掌大笑了：「那不是很容易的嗎？大王位登極頂，

挾天子以令諸侯，縱橫天下三十餘年，而天下分崩如故，現在大王春秋已高，何不屏除私慾，退位讓賢，跟隨貧道入山修道，豈不立致太平？」

曹操繚繚眉頭，覺得話不入耳，答道：「我已經六十多歲了，還有什麼慾望呢？早就想急流勇退了。可是天下紛紛，叫我交給誰好呢？」

「只要大王肯退讓，西蜀劉備，東吳孫權，都可以讓的。」

「他們不都是野心的叛逆嗎？」

「那麼把天下交還天下的人，不是更好？大王快快跟隨貧道去吧。」道人說完，從椅上站起身來，一把扯住曹操的臂膀，就向外拉。曹操不覺火星直冒，勃然大怒，向左右喝道：

「把他拿下來，這是奸細！」

左右近侍一擁向前，立刻把

道人按到地上。那道人忽然在地上揚聲大笑，口中說：「我早就知道你是個貪權恃勢之徒，好話說盡，壞事作盡，那肯放棄權位？現在好，讓我看你到底是個奸賊，奸賊……」

曹操過身發火，暴跳如雷，連聲喝打。近侍們的拳脚雨一般的落到道人身上，但是他還在「奸賊，奸賊」的亂叫，經過好一陣，他纔住口不響，似乎斷氣了。曹操也氣得面白如紙，命人把他拖下去，倘還活轉來，就加上重枷，嚴行監禁，聽候審判，死了，就拖去埋掉。

過了三天，獄官來稟告：道人活轉來了，在獄中瘋瘋癲癲，

胡言亂語，不吃，也不喝，成天說天下人都要造反了。曹操咬咬牙，叫「把他拉來」。

道人被牽來了，戴着厚重的鐵枷，却快步如飛，若無其事。他一眼望見曹操，就發出陰冷的笑聲，口中「奸賊，奸賊」的罵着，裂開他那潤嘴，露出白牙，睜着一隻眼睛，像個骷髏。曹操聽到他的笑聲滿身起慄，茫茫然，驚慌而無措，但掙扎着喝道：「你不怕死？」

「死？嘻嘻，我怕死？」道人裂開嘴，露出一口白牙，頑強而倔傲的向他笑着。

「我要把你剮了，殺了，剮成碎片。」曹操咬牙切齒的說。

「殺了，剮成碎片，嘻嘻。好，殺吧，殺掉我一個左慈，天下還有無數的左慈。」

曹操無可奈何，說，「把他拉去斬了。」

道人被牽出去，還回過頭來，陰森而頑強的笑着，曹操覺得週身寒慄，宛如浸在冷水中。

但不久有人來報，那道人牽出街中，在人叢中一擠，就忽然不見了。

「搜查！」曹操又吃一驚。那人回答說，搜查了，立刻斷絕了滿街的交通。可是滿街同樣是白籐冠，青道服，骨瘦如柴。

「把他們都殺了，剮成碎片！」曹操力竭聲嘶的大喊，却滿耳聽見那道人的笑聲和「奸賊，奸賊」的喊聲。他不覺倒在座椅中，一身癱瘓，頭痛欲裂。他的頭風症又發作了。

一九四八，三月於香港

論看人

秦牧

飯吃多幾碗，年齡大了幾歲，又處在這個激變的年代，眼看許多朋友或浮或沉，有的變好了！有的變壞了！有時難免毛病發作，大大地感慨一番，常有「知人不易」之嘆，唯其不易，有時就頗想擷取經驗，改良一下自己的眼力。

例如：有一個朋友抗戰初期是一個堅苦卓絕的青年，演戲時自己抬箱子，睡在稻草窩裏也一樣的甜蜜愉快，很肯讀書，常常愉快地讀毛澤東的「論新階段」，私下裏對反動政權極為痛惡，雖然胆子小一點，談到逮捕坐牢一類的事就神色嚴重，但人是向上的，從前一同生活的時候，時常很真摯地說：「像我們這樣的人，不會壞到那兒去的」，誰知抗戰的高潮過去之後，此君在政府機關裏面胡混，一步步地醜變，到後來居然做起什麼縣黨部書記長，「省議員」，現在更是什麼他媽的「國大代表」，千里迢迢到南京舉手去了！據說人已發胖，官場

裏頗能活動，而且找錢很有辦法，思想也合蔣家天下的標準了！另一個朋友，聰明透頂，是個留英碩士，把馬克思的理論背得爛熟，「剩餘價值」「產業革命」，「經濟體系」一聯串的名詞講起來如數家珍，在幾間大學裏面教書也還算是好教授，私下裏談話對革命不勝嚮往，對中共不勝崇拜，但是他的西裝非筆挺不可，他的生活非舒適不可，英雄派頭十足，時常有引天下為己任的氣概，好啦，一別數年，現在却做起一個野鷄小黨的小頭目，幹什麼「國代選舉監選官」，和一些老官僚整天混在一起，唯恐小朝廷崩潰了！又有一個朋友，思想很好，但固執好鬧意氣，在朋友羣中他并不是怎樣被推崇的人，但他一天天進步，去年被捉到監牢裏面去，受刑受得很厲害，却始終不屈，保持着極堅貞的人格……這一類的事件，不斷地使我思索，一個個的面孔在我腦裏冉冉浮起，我極力地探求，是什麼因

素使一個人向上的？是什麼因素使一個人墮落的？難道這是賭博一樣變化無窮的嗎？難道在一大堆人物的浮沉好壞中不能夠歸納出一些定律和法則嗎？

出身農工的份子中自然也有一些動搖，投機，荒唐的脚色，貝文出身電車工人，他今天反蘇反得最厲害，史坦倍克出身泥水匠，他今天的政治言論却表示他大半投入大資本家的懷抱，王雲五出身排字工人，但今天却是一個典型的官僚，我以為農工階級所以比小資產階級健康，主要在於農工階級和壓迫者並無「血緣」，統治階級可以收買這個階級裏面一些想「飛上枝頭作鳳凰」的敗類，但這些被收買的敗類在整個階級所佔的比例極小極小，假使有一個壞政府能夠將全部被壓迫的窮人都收買過來，那也好了！這似國度裏面已經人人有飯吃，那還有什麼命要革呢？但這是絕不可能的事，不管特務費用如何大，用來收買敗類的錢如何多，所能收買的敗類比起整個被壓迫階級來一定是異常渺小，但智識份子就不然了！這羣中小資產階級和統治階級很

有點「血緣」，我們每個人都可以舉出自己某些朋友親戚在做什麼官什麼官，所以「讀書人」賣身機會

較多，「讀書人」中賣身給統治階級的比例也就相當的大，又因為過去一切教育的目的都為的是鞏固壓迫統治，受這種教育的人，不能突破樊籠，成為統治階級的爪牙，實在毫不稀奇，今天大批的博士，成羣所謂大學校長，所謂專家給南京的小朝廷做貓腳爪，實在是題中應有之義。唯其如此，從整個階級來說，農工階級當然比中小資產階級健康，農民和工人要吃飯，當他拿起工具勞動時，他就是一個堂堂正正的人，智識份子要吃飯，當他拿着筆桿勞動時，他不一定是個堂堂正正的人，他可能正在幹着幫兇幫閒的工作，農民和工人沒有飯吃，起來反抗壓迫，不管他識字與否，他立刻就接觸到革命，智識份子感到苦悶，設法解除，他可能從此接觸到革命，也可能完全背叛了革命，這其間，認識正確與否，學習努力與否，是一個重要的關鍵，一個不識字的農工可以是一個革命者，一個不肯多讀書多學習的半桶水的智識份子却很難做一個革命者，因為饑餓導引農工走向革命，再在革命中接受系統的思想，但僅僅饑餓而沒有思想的因素却很難使智識份子走向革命，所以，看一個智識份子是否在努力

地虛心學習，頗足以推測他以後的爲人，一個發着「天下事都是假的，還不是你詐我處」一類議論的智識份子，今日不壞，明日也可壞，因爲這種議論就是他也將參加你詐我處，混水摸魚的伏筆，諸如此類，學習趨向是看人的標誌之一，但這不是說，思想正確認識清楚就壞不起來，上面講的那位留英碩士，他看事清楚極了！但却有別的因素使他壞。

那就是生活態度，西裝非極漂亮不可，生活非比一般人舒適不可，錢弄得越多越好，所謂「錢」，實際上是勞動量的代表物，一個人從事輕微的勞動而想奪得大量的錢，即大量的勞動量代表物，奪人家的勞動量爲己有，這已經和剝削階級的人生觀念若合符節，有什麼辦法不漸漸向剝削階級靠近呢？有一個寫着「我願死在十字架上」的詩句的張文士，生活豪奢，一大盤炒豬肝祇要吃到第一片不滿意，就全盤倒掉，其餘可以類推，他起初也像很愛民主的樣子，但最後沒有死在十字架上，却活在益世報編輯部，寫反共和色情文章去了！另外還有一位胡詩人，抗戰高潮剛剛過去，他就「春江水暖鴨先知」，趕緊做生意拚命撈錢，結果呢，現在也是

貴陽文壇的反共健將了！從一個人對於錢的觀念，對於生活水準的追求，也多少可以看出其人的品質吧！

還有一種使人墮落的因素，就是優越感，革命一定要做英雄，任何場合一定要比別人威風點，否則就拉倒，一個有民族優越感的人沒法看清楚殖民地問題，一個有個人優越感的人沒法獲得正確的羣衆觀點，因爲那個「我」字擋住他的視線了！幾年來許多革命道途上落荒甚至叛變的人物不是有的很耐勞刻苦，生活并不豪奢，而僅僅失敗在個人主義，英雄主義上面麼？

還有冷淡，懦弱，感傷，吊兒郎當這種種智識份子，思想上，性格上，行爲上的毛病，平時也許祇是一個普通的缺點，但當緊要關頭，却常常成爲致命的巨瘡，講到這兒，使人想起環境的薰陶真是太重要了！一隻野象，夾在兩隻馴象中間，跑上幾天，就也變成了馴象，一粒沙子，塞入老蚌的壳裏，過了若干時候，就會變成珍珠，所以，與其相信自己是塊不怕火的真金，不如把自己作爲一塊能够經常受到錘鍊的生鐵，與其看一個人的種種小節

，不如看那個人朝夕所處的環境是怎樣一個環境，是否和羣衆共生息，同呼吸，除了已經飽經滄桑定型化的人外，我覺得很少人不受環境的推移。

根據經驗，一個樸素，勤勞，好學，富同情心和正義感，嚴肅，做人充滿平等主義精神的人必定是一個百折不撓的志士，最後必定走到真理的路，但有的人某些條件較好，某些條件較差，知人論世，不能祇取一點來權衡，非整個地看不可，老實說，我對於一些講究服飾玩喝，貪財貨，不讀書，無同情心，吊兒郎當，優越感橫溢種種條件兼而有之，或大半具有的人物，不論他講話如何漂亮，心裏每存有戒心，而事後，不幸預感覺時常應驗，但也有不應驗的，那是環境對那人太好了！成羣馴象夾住那隻野象，使牠沒法亂跑了。

『小總統』的誕生

余所亞



論蔣幹

孟超

讀「三國演義」的人，誰都會驚賞于作者在赤壁鏖兵中所布置下的場面吧，萃集了一時豪俊，結構出突兀起伏曲折多姿的故事，而在這中間，雖不大被人重視却又實在缺少不了的一個小小的螺絲釘兒，便是蔣幹，因為少了他，不但沒有羣英會的熱鬧，更不會東拉西扯的完成了「鐵鎖練孤舟」的「壯舉」；不但襯托不出周瑜諸葛的才智，更不會讓人從他身上領略到「機靈」的「風趣」的。

在舊戲裏，蔣幹這脚色是派給了小丑，但他和別的丑脚也有些不同，穿戴着文人的衣冠，搖着摺扇兒，一抬腿，一擺身，一掣，一笑，都顯得多末文雅瀟灑，所以內行話叫做「方巾丑」，如果從背後去看他，也豈有「正生」的氣派，但一回身，臉兒向着觀衆的時候，任你怎樣裝腔作勢，白鼻子到底還是無法洗刷的。

蔣幹一出場，用不到驗路票查問他的來蹤去跡

，誰都會曉得是出了曹操轅門，渡江而至；可是他自已却還儘是掩蓋，見了周瑜，說：「特來叙舊」。見了衆將，又再三聲明，事實擺在面前，「雖不及師曠之聰，聞絃歌而知雅意」的又何僅周郎一人呢。他告訴周瑜說：「愚兄却惶恐的很哪！」不是嗎，看他素稱舌底翻花的嘴巴，變做語無倫次的胡扯，也正是他「慌迷失措」的神態。其實，演義作者還沒會充分的寫盡了他最適合的口吻，我想也許會向人訴一番苦楚，道一篇顛沛流離之痛，并說些「書生報國」，有一股子「傻氣」之類的話，才更合乎身份哩。然而那也不過故意賣苦臉，妝點出內心的奸刁而已。

本來正當雙方交戰之時，隔着一條長江，旗幟鮮明的列開了陣勢，這非此即彼的疆場邊緣，絕沒有閒雜人等來往的路子。看他做出了像是閑雲野鶴超然於兩者之間的假面目，「自由」的造謊騙人

，「自由」的鼓惑軍心，這已經使人看透了他的意向了；而況從他那足跡的來歷，再察一察是甚麼人喂養着的，那裏還能瞞過人嗎？

蔣料沒有到江東之前，演義上對他的身世，并無若何叙述，其實，這不過是文章含蓄而已，他在曹營早已跨下海口，說出了：「某自幼與周郎同窗交契，願憑三寸不爛之舌，往江東說此人來降」，曹操問他：「子翼與周公瑾相厚乎？」他說：「丞相放心，幹到江左，必要成功。」這裏，所謂「與周郎同窗交契」，「說此人來降」，也不過表示出他身隸曹操部下，却還多少可以冒充一下中間模樣，手不拿刀槍，也還有比槍更厲害的「武」器，他賣的就是這一套，真實本領就在於三寸不爛之舌呀。於是萬巾布袍，一童一舟，暫時收拾起「殺」呀「打」呀的邊鼓，來玩一手輕描慢寫的做作，這才正想立一件奇「功」哩。

可是，不幸得很，到了江東，在他還沒開口以前，周瑜先迎頭一堵，衆將又緊跟着提出了詢問，這樣，嘴巴便失了豐韻，變成了不穩不穩的啞音，實在說舌頭的武器，到這時還有什麼靈呢。然而，

我們却不要小覷了他啊，雖然不曾說降了周瑜，瓦解了江東的軍心，却到底打聽了一件機密，而且有書信爲憑，有所謀而來，有所得而返，誰能說他虛此一行呢。

有人以爲蔣幹立功，便是曹營丟醜，其實平心而論，蔣幹的任務確已有意外的收穫，誰叫你曹操頭腦遲緩考慮欠周，反倒害了自己呢。

自然，蔣幹在曹營裏邊，一切決策離不開曹魏蔣隨，但有時却也不免喊出「曹營的事真難辦得很呵！」唱戲用「打背躬」來表現這句台詞，指明是肚皮裏的自思自想，可是「打背躬」的話一說出口來，到底還是爲了說給別人聽的，蔣幹的精髓就在這點，正好比說：「我蔣幹那裏不抱怨曹操呢！」這就可以混充「公理」，這就可以「暗」裏幫忙，這也就可完成了歷史上的典型的性格，和半客半奴的身份哩。所可惜的，這套手法玩久了，早已透明了，任你怎樣抱怨，別人也會作爲捧場來聽的，那末蔣幹又焉得不退而失據，露出原形呢。

他雖然這套手法騙不住當時的人，但他的確是保持到底，於是又有第二次的渡江，這次周瑜也不

再爲他安排一下羣英會了，把他送到了西山庵中，在他也够慘淡了。然而，却又「成全」了他，因爲他善於拉攏，所以又把龐統拖過江去，妙計一出，大小船隻，都成連鎖，從此水兵再不會有水土不服嘔吐之苦，你想蔣幹之功，豈可沒哉！曹操固然失敗，可是作爲小丑幕賓的他，有三寸不爛之舌，再加上拉攏的手段，千古而後，終于是不朽的呵。

有人以爲像他這樣一個幹才，在三國漢魏中只是飄忽的很，赤壁戰後，并沒有人說到他的下梢了，未免對他有些冷落，好像專爲展覽了一個方巾丑型的人物而設的；我想曹操敗潰之日，也就是他嘔舌拉攏諸種本領技窮之時，還值得再提嗎。在羣英會上，他曾對周瑜說：「賢弟乃滄海之量，愚兄乃溝渠之輩」，如他者，這話也還是自誇哩，說實在了，就算他能玩花樣，玩小丑形，結果，也不過垃圾堆裏貨色吧了！

x
x
x



如此「大捷」

新波

林冲楊志合論

邁斯

天冷了，窗外細雨霏微，窗紙叫風吹得颯颯地響。屋子裏，在白天，開着電燈，也不很亮，悶人的天氣呵！看報，報上說：曾經露宿在精神堡壘的失業軍官，現在又露宿在廟了！

對於軍官，恕我直說，除了在抗戰中的心情以外，一直就沒有什麼好感，他們對於打仗有沒有本事，八年抗戰已經用人民的血，士兵的血，給證明了；打仗以外，更不談。知識，思想，學術，都與他們無緣。「以服從爲天職」，「頭腦越簡單越好」之類的話，在我還是軍官的時候，不知聽過多少。頭腦簡單的就安於頭腦簡單好了，可是不，一等地位高起來了的時候，就干政，從而干法，干教，干文的干財，干商，以至無所不干。剛才還在以頭腦簡單自豪的天之驕子，會幾何時，就一變而爲全知全能，上帝了！中國的政治不上軌道，司法不能澄清，教育，文化，財政，商業……一場糊塗，這都不是偶然的，因爲它們要受簡單頭腦的干預，要適應簡單頭腦！軍官們常有一種特殊的美德：頭腦執拗。你說我不懂文化，我偏要管文化！你說我不懂法律，我偏要問法律！無論什麼，他一「偏要」，就怎麼說都不行。這一點，他們具備着大無畏的武士道精神！加以過慣了軍隊生活，看慣了操場和戰場，干政的時候，就不期而然地把一切都當作士兵，要他們無條件整齊，劃一，服從；以爲思想之類，也像軍衣軍帽一樣，可以用命令齊一的。別的一切更無不如此，只要一天有軍官干政，軍官當權的現象存在，什麼政治民主，思想民主，也許不是絕不可能；但是，唉唉！未免太難了！——這是我對軍官不懷好感的理由。



林冲

至於失業軍官，自然又當別論，也許他們不久就會就業，就業之後，地位也會高起來，一變而為全知全能的上帝，但今天，他們總在失業之中，總又當別論。今天，內戰或「內亂」的烽煙彌漫全國，這兒那兒還在拉壯丁，征軍糧，決不是解甲洗兵，英雄無用武之地的時候。而這一批軍官，當別的軍官帶領強兵勁旅，美式裝備，浩浩蕩蕩，殺奔「疆場」而去之際，竟集體失業了！這中間有沒有什麼文章呢？我想不會沒有！他們中間有思想不穩的吧？有妖言惑衆的吧？有目無長官的吧？有桀傲不馴的吧？……又共同地沒有親眷，戚族，義父，老師

，同鄉，同學，同派，同系正高據要津，以相援引吧？那麼，這些都可以使人失業的。思想之類的嚴重問題姑且不談，一個軍官，如果毫無憑藉，又不會鑽營吹拍，想安份守己地一步一步地上升或永保住原來的職位，在中國，似乎歷來就不是一件容易事。「馮唐易老，李廣難封」，就是老早的故事。水滸上有兩位好漢：林冲和楊志，就都是軍官。林冲世系不詳，楊志則明書為「四代將門之後」，即家嘯戶曉的楊令公父子的後代。他們都想憑自己的本領祖宗的德蔭，在邊疆上，一刀一槍，博一個封妻蔭子，也就是真正老牌的純正思想，偉大志願。但是干不該，萬不該，林冲不該有一個年輕漂亮的老婆，老婆不該讓高衙內看見，高衙內又不該就是頂頭上司高太尉的義子，林冲更不該不肯乖乖地把娘子獻出！他就只好刺配，只好風雪山神廟，火燒草料場了。楊志沒有那樣的好老婆，可是運氣不好，一回解花石綱失了事，二回解生辰綱又失了事！誰叫他不是蔡太師的女婿的呢？如果是，豈不是梁中書之外，又一個楊中書？又誰叫他不是蔡太師的「衙內」的呢？如果是，又豈不蔡九知府之外，又一個蔡十知府？這不是，那不是，只是替人家把一大批一大批惹人的金銀財寶解來解去，怎會不「閃得酒家有家難奔，有國難投」呢？安份守己，尚且如此，路見不平，多管閒事的魯達之流，就不問可知了。「後之視今，亦猶今之視昔」，今昔之間，相去不過時間而已，那麼失業軍官，僅僅失業，也許還是倖倖的。而且如果其它條件不變，就是偶然就業了，又能保持得幾時？報上又曾載：他們要求「永久職業」，哦！想得多麼天真！





小芒花集

哀八「烈士」水味

世上最滑稽的怪劇，是連搬演的人，也不覺得其「怪」的。譬如欲做豬仔不可得的「觸雷」代表，一會兒搬出棺材來，一會兒絕食，一哭二鬧三上吊，據說是準備做「候補民主烈士」了！

蔣陛下說：「如果真是人民選出的代表，便不這樣……！」

「如果真是人民選出來的！」可謂屬絕。誰叫你們不是呢？誰

叫蔣陛下也不是呢？那麼即使因絕食而嗚呼哀哉，人民也只好稱呼你們做「豬仔烈士」了。悲夫！

豬仔文學

水味

「清明時節雨紛紛，國大會堂亂騰騰，問聲代表何處去？選主席到六華春。」

某豬仔在會場上漫吟一絕，如右。

「不堪回首。」

某女「代表」背影甚佳，可惜回頭不得，又一豬仔以四字描寫之，如上。

「文學是生活的反映」。但最括概的描寫，不知誰早把它形象化了，那便是題目上的兩個字：「豬仔」。

以手報「國」

半琴

表決後未宣佈結果前，有人以未聽清主席說話為詞，要求重行表決。主席（大概是胡適博士吧）說，「我相信大家一定聽清楚了，否則不會按雷鍵（表決器）。」

我相信「大家」也一定聽清楚了的吧，否則就是耳朵比手尊貴，反正按雷鍵罷了，連這都不會，「豈不是要罵我們飯桶？」

「誤會之甚」

胡廣

「美國友人以為中國人自私自利，不贊成日本翻身，這實在誤會之甚。」

某報社論有這一段話。

如果不「誤會」呢？則中國人實在不自私，這種美德，和九一八時並無兩樣。

至於「中國人」對於美國的

「復興日本，」則絕無誤會，因為「局勢改變了！」「東方要一個反共堡壘。」這種心情，這種論調，和九一八前後也似乎沒有兩樣。

其實美國也沒有「誤會」這些「中國人」，他應該說：「感謝諸君熱忱。」

這樣的探險家！

秦似

遠在西北的中國腹地，美國的「原子筆大王」要來探險！

而且已經來了！「當局」恭謹擬定的路線，是由漢口飛蘭州，但「未經我民航局同意」，即「擅自改飛北平」。

而且已經走了！「破曉之時，悄然飛去！」探了那些地方的險？飛到那兒去過？據「中央研究院」說是：不知道！

而且，「忽然」又回來了！

從那裏「回來」的？也是——不知道！

這樣的探險家！

雖然有人主張在「飛機未辦結束手續之前，不得離華」，但美國務院已有「來電」：

「不得扣留美國人！」

這樣的「來電！」

而且連住旅店的房租錢也尚未結清，「本人以前在世界各地錢銀來往極多，有一時未清者，儘可到芝加哥來取」，臉孔一抹，看看什麼樣的「大王」！

中國人看清楚了沒有？

中國人不能再上當了！

大貧與小「貧」公劉

前些時報紙上曾經出現過這麼一條消息，說是有一個叫作「全國特捐委員會」的機關，公開宣佈孔、宋以及何應欽等為全國首富，要求他們自動地掏腰包，

好「救救危局。」

何回國前，曾有一封長信「辨白」，而「官方」也忽然把這斷聞抹去，表示歡迎了。

據中國人想，何雖不在這「四大」或「五大」之列，但也不見得會「可憐」多少吧。但為什麼竟這樣謙虛呢？——

「三民主義的忠實信徒」曰：這正如國父所云，中國只有「大貧」與「小貧」的分別！按時下解釋：小貧者，在美洲買地皮者是也；大貧者，在蔣區賣壯丁者是也。





戰 謠

秦似

戰

戰

近來對於「美蘇戰爭」的傳說，甚為厲害，有人說中國的局面恐怕要等到「世界大

戰，非戰不可，明天就戰那樣。論調不外乎下面的幾種方式：

A. 「一觸即發」，「箭在絃上」，「戰爭邊緣」……

B. 「美蘇最後必然訴諸一戰。」或者——

C. 「如果大戰一旦爆發……」

第一種方式不但代表着反動派的「希望」，而且在替戰爭販子進行「神經戰」了，

第二種據說是「學理上的探討」，所以是「邏輯上的必然」。至於第二種呢？簡直好像

「原子彈」已經落下來了，不過落在別人的頭上，他自己呢，還可以照樣寫文章，拿稿

費，吃西餐，雖然「人類等待着毀滅」，他却是一塊牛排也少不得。

既說是「人類的大毀滅」，就應該覺得可怖吧，然而不，只要杜魯門在美國叫「戰

爭」，這些人總得在另一角落渾聲唱和，好像一點也不嚴重，好像非常歡迎這「毀滅」

這種心理是頗為費解的。

最近看雷海宗教授「美蘇兩種世界主義的比較」，才得到一點點屬於這種奧妙的心

理的解釋：

「世局日緊，人心日亂，局外的了解一天比一天困難，也一天比一天不時變，

長此以往，不久的未來可能就不再有此種（不合時宜的）人。但在這一天尚未來臨

之先，我們可妨抓住這個一綫燈光仍然殘留的寶貴機會，……作一番客觀的探討？

在古代的中國，魏齊楚都失敗，最後秦出來統一中國。在古代的西方，與秦相

等的就是羅馬。今日：若無西歐以外的力量作梗，美國已可不費力氣的混一字內。



由兩三年來兩強相迫日緊一日的行情看來，連它們自己也已喪失控制自己的能力，只有硬着頭皮去冒互相毀滅的危險。」

這篇大文告訴我們的是：第一，某些人今天已自覺到只剩下「一綫燈光」那麼微弱的「希望」；第二，如果沒有別人作梗，美國大可「不費氣力混一字內」，就是說「一綫燈光」從此亮起來了，而第三，奈何有人作梗，所以「只好硬着頭皮去冒互相毀滅的危險。」這是說，「殘留的」「一綫燈光」在「尚未」熄滅的一天，總還有一個偉大的抱負，希望「互相毀滅」，「予及汝偕亡！」多麼痛快！

但這種想法又是如何的天真呢？今天的世界儘管有希望「互相毀滅」的一面，但放眼一看美國已「混」了的「字內」，像適時得令的西班牙佛朗哥，像麥克阿瑟所培植的日本法西斯勢力，像法國的戴高樂，英國的邱吉爾，希臘的保爾諾下，中國的蔣××陛下，最後是杜魯門麥克阿瑟馬歇爾他們自己，所有這些人，試問他們那一天不要打仗？那一小時不要戰爭？佛朗哥就大聲疾呼說：「早十多年就該動手的了！」他們既然天天都要求着戰爭，天下製造着「一觸即發」呀「箭在絃上」呀的局勢，爲什麼喊了幾十次乃至幾百次：「爭端是沒有爆發，美國帝國主義的「箭」還是射不出去的呢？就因爲世界有着堅決粉碎各式戰爭計劃的企圖的另一面。這一面是世界人民強人的進步力量。今天世界命運的主宰已不是杜魯門或佛朗哥，而是進步人民力量了，當希特拉借屍還魂的人物發出「慮鬱症尖銳叫號」的時候，當佛朗哥杜魯門表演他們精采的「舞」，而「互相毀滅吧！」的狂嗥不斷佈陷於絕路上的各國反動派得意忘形的時候，世界進步人民却是向所未有的清醒起來，團結起來了：應該「毀滅」的還他「毀滅」，應該新生的却是以空前規模在發展，壯大。對於渴望着「否則互相毀滅」的人們，這是很可悲哀的。

中國人對於美帝國主義，當然會像看見了一匹瘋狗那樣，警惕牠的亂咬狂吠，但却清楚地知道也無論用「軍事援助」，或「硬着頭皮去冒互相毀滅的危險」的方式，都救不了風燭殘燈的蔣政權，中國人民有力量把這樣一個政權從根拔去，讓它在等待「世界大戰」中絕望而滅亡。

野

書

書簡則例

- (一) 下面各種來信，都可發表
 - (a) 本向本刊建議或提出批評的
 - (b) 本向本刊某一篇文章提出意見的
 - (c) 有關文藝上的問題討論的
 - (d) 有社會性的地方報導的
- (二) 覆信，倘非必要，不擬發表。
- (三) 來信，不願發表者，聲明。

關於宋千金

××先生：

知「野草」的經濟還甚難，先生爲這文化產兒操心，好像和祥的慈母一樣，對着這產兒，是一邊喜悅，一邊憂愁的。

朋友們對於「野草」沒有什麼批評，有幾個新定戶，他們看了很滿意，他說：「每一篇都值得看，真好！」有三四位當面對我這樣說！

第七期巴人先生悼宋千金的文，裏面有兩點與事實略有出入的地方，情形是這樣的：

一、巴人先生說宋千金自寫「鐵巴殺案」的文章之後，新民主報就再沒有他的文章了。

事實一鐵巴殺案」的文章在卅五年（一九四六）十二月九日發表，以後宋千金的文，還在新民主報發了許多，這是有報紙可查的。

二、宋千金被那些人氣死？他組織一家公司，奔走了許多路，用下了許多心力，成功了，但一下就被人家藉故（說他與馬×有關係，人們對公司不信任等）把他一脚踢出，所以他很氣憤，

在朋友們的面前，大罵那班假仁假義，戴民主面具的人，這些人，我想巴人先生是不明白是什麼人吧！聽說千金在將死（而不知要死）之前，曾寫信給香港的友人們，發表許多牢騷話，大概是沒有說得明白吧！

王崑 三月二日

編者按：關於王崑先生來信所指出的幾點，除請由巴人先生函覆王先生外，並發表了出來，作爲巴人先生「悼念宋千金」一文之補充意見。

黑暗中的火炬

編輯部諸位先生：

野草在香港繼續的出版了，這個不能在祖國大地生長的小刊物，也在這個時候，給海外的一般智識青年普遍的愛上了，我，不過是千萬人中的一個罷了，從那一個時候起，野草就深深給我

野草文叢(1-6集)合訂本

一年來實現的鬥爭的縮影

內容摘要

超負荷論	夏衍	記嚴杰人	洛思
論烏鴉	紺弩	小說故事	
當心拆台	默涵	羅馬的奴隸	秦牧
加括弧的「民主份子」	胡繩	季氏將伐顛夷	紺弩
「文明的果實」	荃麟	國王出巡記事	冰波
九儒十丐	申公麟	伐商	紫風
談死亡	秦牧	殞石	孟超
誤人父兄	紺弩	高原上的雲雀	秦似
活烈士贊	三流	詩	
好漢陶希聖	孟超	「我們的信仰」	袁水柏
浮屍頌	秦似	寄獄中	河若
改造與轉變	夏衍	娼婦、政黨	黃寧嬰
從櫻桃園想起	夏衍	批評	
譚秋白遺文	胡繩	關於馬凡陀	刑天舞
人物誌		天上人間	默涵
毛澤東先生與魚肝油丸	紺弩	論鬥爭過火	寶林
關於徐志摩	雲彬	讀紺弩、默涵的文章	秦牧
		要目尚多	
		不及盡錄	

全書共計三百餘頁，定價港幣四元八角。

直接向本社
郵購，八折
優待：

本港連郵費港幣四元
南洋連郵費助幣二元二角
國內連郵費國幣三十萬元

本刊贊助
函介購買或
定戶郵購，
七折優待：

本港連郵港幣三元五角
南洋連郵助幣二元

存書僅一百冊，
欲購從速。優待
期間至五月底截
止。外埠郵費為
憑。款及定單寄
香港郵箱四二四